

民 間 趣 事 新 集

下 卷

林 蘭 編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931



一之事故間民

集新事趣間民

下

編 蘭 林

海 上  
行 發 局 書 新 北

1 9 3 1

# 民間趣事

## 目錄

徐苟三的故事	一
或人的故事	三
或人的故事	一四
雨通仙的故事	二二
茅山涂老二	三七
鮑山老爺的故事	四九
霍貢爺的故事	五六
趙士芳的故事	六一

老西的故事	六四
范二麻嘴的故事	六七
小壞種的故事	七一
聰明的薛鏡	八二
濟公活佛的故事	八五
乞丐的夢	八七
碗底的金釵	九七
呆女婿的故事	一〇七
呆女婿的故事	一一一
對巧的故事	一二五
女子何故要嫁人	一二九

黃呆二夫妻的故事	一三四
調媳的故事	一三八
壁孔遇刺	一四五
教書先生的故事	一四七
一個商人的故事	一五〇
神也替有錢的人說話	一五四
一個舉人的故事	一五六
三斤狗	一五九
神醫葉天士	一六四
醜女牛虻	一七二
取鷓哥	一七八

三樣寶貝都姓宋了……………一八〇

## 徐苟三的故事

### 一

徐苟三底稻田熟了，怕別人偷穀，親自帶着一床被褥，睡在田角裏。偷穀的人看他睡着了，偷偷地將稻割完；他還沒醒，就把稻挑起走，挑完了，他還像死了的，就把他底頭髮雉了，把稻田耕了轉來，他還沒醒，他們就走開了。第二天早，他才慢慢地醒了。摩一摩頭，奇怪道，『我昨晚預備親自守田，爲什麼請了一個和尚？』望一望田裏，他歎道，『唉！原來天反地覆了啊！』

### 二

徐苟三底妻，非常美麗，他怕她後來嫁人（如果他死以後），病危



時，向她說，『我要吃活鯽魚，并且要油煎，你只把一切備齊，讓我親自動手。』油沸的時候，他把鯽魚放下去：鯽魚跳起來，把她臉上烙得稀爛。

## 或人的故事

楊友羣

一

有一個人，親戚死了，他去幫忙。那晚，床鋪全被別人佔了，他找不着睡處。

他忽然心生一計，當那些人快入夢了的時候，他去廚房裏拿一柄刀來在磨石上『沙沙』地磨得振天價響。

他又喊道：『大爺們，天快亮哪，起來殺豬哪！』

立刻，五六個人起來眯着眼向豬圈去了。

他進屋來向床上一躺，笑道：『好，讓你們鬧去，我睡哪！』

他因某事到 A 城去，在路上遇着一位紳士，——也是到 A 城的。在路上他倆爭執得很利害，他說『A 城我底朋友最多。』紳士也說他底朋友最多。結果，立一個合同，誰的朋友較少就輸一筵席。

進城的時候，他倆並肩走着，但是他早在自己背上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寫着『某人，你早呀』幾個大字。

街旁的人都向他笑。並且唸那紙條『某人，你早呀？』

他神乎其神的笑着點頭：『好說，你早呀？』

走了若干路，紳士沒有一人睬他。

紳士輸了。他大嚼一頓。

三

他家裏被盜，損失不少的東西。他想那賊或者還要再來，因此他每夜都拿一只橈子放在門後，上面又放一個銅盆。

一夜，他正熟睡。『噹唧唧……！』銅盆掉下橙來。

『捉賊呀！』他喊。

家人全起來。賊被捉了。

四

一個昏昏的夜，他裝了兩撇假鬚去一個木器店裏訂做了若干水瓢。

次日，木匠把水瓢拿到他家裏：『這裏一個老公公訂做的。』

『沒有這事呀！』

鬧了一個天翻地覆。

但沒人疑心是他做的。

五

馮文治

有一天，他在街上，聽見有人罵他，他一看，知道是開油鹽店的老興。他恨極了，跑回家去，等到晚上，拿了一個破沙鍋，跑到那個油鹽店去。一看，已關門了，他緊緊的在門上鎚。裏面的老興已經睡了，聽見有人鎚門鎚得甚緊，也不顧穿衣裳，就起來把門開開。他進去說道：掌櫃的！可了不得啦：我媽叫煤薰着啦！快給我打二個子的酸菜湯罷！說着拿出兩個銅子。老興便給他打，正打着，他彎着腰說道：不成！我要出恭。他就出來蹲在台階上。裏邊老興打完了，把鍋

放在櫃上，口中嚷道：快來拿呀！他也不答。老興在裏面等極了，拿起沙鍋就往外走，那知剛走到門口，本來就沒穿衣裳，又被這西北風刮的手一縮，就聽的唿刺一聲，他說怎麼啦！老興說，摔啦！後來老興沒法只好賠他一隻新的。

## 六

有一天，他和他幾個朋友在街上閒遊，看見前面圍着一圈人。他的朋友就對他說：你若能不費氣力進去，我們便請你喝酒。於是他就答應了。他走到人後面一吹那人的脖子，那人一回頭，他乘着這時擠進去了。那人說：你爲什麼吹我呀！他說你脖子上有個蚊子，我給你吹走了還不好。他又一吹前面這人，這人說：你爲什麼又吹我呀！他

說：剛才那蚊子又飛到你脖子上來了。他這樣吹了幾次，便得勝了。

七

谷鳳田

他自幼就是一個很頑皮的小生，他不光對了外人頑皮，就是對於他的親生母親也是玩皮的不得了！

有一天他母親害了牙疼症，（也許是上了火，因為我是每到上火時就要牙疼一陣的。但這未免以小入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哈哈！）疼得非常利害。趕巧他正從外面走來，第一就看見他母親吃牙扭嘴的在庭院中坐着。他未免走前問道：『你怎麼啦，母親？』

『我又是牙疼症發了！』他母親說。

『那麼，我給你用個法治治吧！』他又說。

自然他母親在牙齒疼得正當利害的時候，聽說有人能設法給她醫治，她是很歡喜的。況且她也萬料想不到她的兒子還會誑她。所以她就問說：『用什麼法子可以醫治牙疼症呢？』

他不急不忙的說：『也不用吃藥，也不用請先生，只要你搬架梯子，爬到屋頂上去，站在那兒張開嘴涼涼就會好的。』

他母親一聽很歡喜，以為這真是一件治牙疼症的輕便辦法。她趕快搬了一架梯子，一蹬一蹬的爬上屋頂去了。

但是她這一上不打緊，他却底下喊着說：『幸而你是牙疼，假使你不牙疼，你還要搬了梯子上天呢……』

他母親一聽，顯然是被兒子騙了，但也無法，只得又一蹬一蹬的下來。



有一天早晨，天尙未明。他在路上行走。見路前有一物如囊形。這時候還看不清楚是什麼東西。他走近物前，伸手去拾，到弄了一手的臭氣。原來那是一堆馬糞。這時，他看見後邊又來了一個人。文長想作弄那一個人，也嘗嘗滋味。他道：「晦氣！大清早起，遇着一頂帽子，要他幹嗎？」後來的那個人，很輕微的聲音道：「什麼樣子的帽子？待我拾起看看。」到了近前，却也弄了兩手馬糞。他在旁邊，大笑起來了。

他在他外祖父家住着。他的舅父喜玩鵝鶉，日夜不離手，如他的

性命一般。文長却討厭牠。當他舅父睡的時候，他把一個紙炮繫在燈心上。到了半夜，他跑到他舅父的窗下，大呼痛哭道，『舅父！舅父！外祖……外祖……外祖父……』其舅問道：『外祖父怎麼？你快說。』外祖父忽然有病，快死呀！』他回答。他舅父聽了，披衣急起，右手拿火柴燃燈；拍的一聲，他吃了一驚。左手鶴鶉，被他的手用力一握，已經死了。他轉身跑走了。

十

馮增修

一天，他家裏來了一位客。他父親便同着客在客廳裏談話，恰巧那客是坐的一個顛顛椅，（註：顛顛椅就是現在新式的椅子，當中有盤着的鉄絲，四圍都有布，人要坐下去必要顛幾下。）他見了，便跑

到羊肉店裏，要了一個羊尿泡，把他吹凸了，偷偷的藏在那客人的椅子底下。客人的坐椅向後一仰，壓在羊尿泡上，就聽得一聲撲！那許多用人和他父親都笑了。原來他們以爲那客人放屁了呢！那客人臉也紅了，坐了一會便走了。

## 十一

一天，他同他朋友在船上，見船中的桌子上有許多芝麻。他朋友和他說道：『你要能把那些芝麻吃掉，而不使旁人知覺，我便請你吃飯。』他說道：『容易！容易！』於是他便站在桌旁，對大家說道：『我現在來講三國志的事情，諸位願聽不願聽？』大家都說：『願意聽。』他就把手指頭放到嘴裏，沾上一點吐沫，在芝麻上，畫什麼蜀漢地圖

咧，什麼魏國地圖咧：……畫了許久，見桌上的芝麻已沒有了，只餘桌子縫裏還有些。他便大拍桌子說道：『可惜關公不聽孔明之言，否則蜀漢一定可以統一！』他這一拍便把那些芝麻拍出，又把那些芝麻吃完。他吃完了。他朋友便哈！哈！。！。！。！。！的笑起來，那些船客還一點不知道呢！

## 或人的故事

終愚

在我們縣裏提起孔<sub>多</sub>父來，是盡人皆知的。從讀書的時候，就好玩弄人。實在有沒有這個人，現在是無法考據了。假設他有一個哥哥叫孔混帳，或者有個弟弟叫孔淘氣，可以作為我們考據的材料，或者還可以考據出來。但是全沒有，只好寫他的故事罷！

多父是我們縣裏的土語，文字（漢字）裏沒有他兩個，所以我只以「拼音代之。」意思是：「一，辦事常常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以至損壞他人的名譽或身體等都做得出來的，人們便以這個名詞給他扣到身上去。二，說話太粗俗，太野蠻，（如不雅及罵詈語氣）毫不加修飾，而與任何人都開玩笑的，他便也可取得這個名詞。」

諸君欲知道他的爲人，請看他的佚事：

一，在他小的時候，與幾個人同學於一處。一天，先生回家去了，同學們便都在先生的學館鬧起來，這位孔先生自然是鬧得很蹊蹺。一會兒，他小便去了。他的幾個同學說：『我們想一個方法，玩弄孔先生一次，看他如何對付咱們？』有一位同學想到計策說：『只要如此……』幾位同學都說好計策。不大的工夫，孔先生回來了，剛一推門，上面却洒下來了一盆冷水，不偏不正的那盆水落在他的頭上了。衆同學見了哈哈……的大笑不止，他正欲發作，忽然計上心來。想道：『且慢，待後來再說！』於是帶着微笑，什麼也沒有說。那幾個同學，自然處處都加了小心，原來那位同學的計劃是『將兩門半開半掩，用一盆水架在上面。』諸君想想，如何這盆水不落在開門人的身

上？孔 父被同學玩弄了一次，就懷恨在心了。隔了許多日子，差不多別人都不記得這件事了，忽然一天，先生一坐椅子，椅子却翻了，將先生的後腦撞了一個大疙瘩。先生大怒，起來一看，有一小紙條，貼在椅子腿上，寫道：『孔父，鋸椅子腿。』（孔父的學名當然沒有知道，所以只好寫他的綽號）先生拿起教鞭來，就要打他，他問道：『爲什麼打我？』先生說：『你瞧那不明明寫着你鋸椅子腿？』孔父說：『老師差矣！若是我鋸椅子腿，那有寫我自己的道理？一定是旁人鋸了寫了我的名子，你可以再問一問旁人。』先生聽了他的話，想道：『也對！自己辦了這樣的事，那有寫自己的？』于是問旁人，誰也不肯承認，先生氣急了，把他的學生們每人打了一頓，只沒有打孔父。却不知道鋸椅子腿的正是他。

二，孔 彥的丈人死了，他當然要行祀禮去的。

到那裏之後，他故意將帽子戴得很不牢固。及跪下叩頭的時候，他又故意將頭用力的往下一低。那帽子就脫落了。你看他不把手來取帽子戴在頭上，却去以頭向下去頂那帽子，這樣如何戴得上？一直頂向前去。他的內兄內弟們見了，笑將起來。他趕緊立起身來，裝腔作勢的忿怒了，嚷道：『好哇！這事情有點奇怪，死了人那有笑的？這人一定是你們害死的無疑！我且去官署裏告了你們忤逆不孝再說！』說了，就向外走。嚇得他的內兄弟們跪下求饒。後來許了給他許多財物了事。

三，孔 彥正在街中走，忽然來了一個騎驢的走路人。那人在驢上問他道：『借光！這裏離容邑還有多麼遠？』他答道：『還有十四竿



子！』那人道：『你們這里怎末不按里說？』他答道：『要按里（理）說你也應該下驢呢！』

四，他才出了大門，就有一位騎馬的客人向他問路說：『借光！從這里上易州怎麼走？』他却踏踏的向前走起來。那人又問了一句，還未下馬。他答道：『沒有時間和你說話！』那人問道：『你有什麼事情，忙得這樣？』他答道：『我家有一匹馬，養了一頭牛，你說奇怪不奇怪？』那人道：『他爲什麼不下馬呢？』他說道：『誰知道他個王八蛋草的爲什麼不下馬？』那人才知道自己失禮，赤頸紅臉而去了。

五，一次，他正在街中慢慢的走，一個行路的向他說：『借光，問一問你道兒。』他裝作聽不見，還是向前走。那人又問了一句。他不慌不忙的道：『小廟兒在村東裏呢。』那人道：『你聾麼？』他道：

『靈不靈我可不知道，只是老太太們常燒香禮拜的。』

六，有一日，下了大雨。他對一位同鄉說：『明天早晨我要往某村去僱短工，（註一）一定比你回來得快，並且價錢便宜。』那人道：『一定不能！』他道：『咱二人立下賭，如果你所說，我輸給你二十斤牛肉，五斤酒，十斤白麵；如果如我所說，你輸給那點東西，如何？』那人道：『可以！但是你給那短工的飯食，也不許特別好。』他道：『那自然！』第二天早早起來，他就往那村裏去了。到得市上（僱人的地方），人還沒有什麼。他說：『誰到我那裏去作工，一天兩次白湯。』人們聽說兩次白湯都以爲是吃兩次白麵湯，于是有許多答應他的。他說：『價錢要低一點才行。』人們答道：『低一點也可以。』互相議好了價錢，他選幾個，就回家走。他的村和他去僱工人的村的中

間，有一溝，下雨之後，溝中自然要有水。他在頭裏領着幾個短工走到溝邊，說道：『蹣呵！』幾個短工誰也沒注意，都赤了足蹣過溝去。早晨，在田中作了一會兒工，就吃早飯。早飯後，幾個短工就又往田中工作去了。至午，人都回家來吃飯了，獨有他遲遲不歸，等了他很大的時間，好容易回來了。他又在家裏故意的延擱了很長的時間。及給幾個短工將飯拿出來之後，誰知又不是白丐湯。幾個工人問道：『你道一天兩次白湯，早晨沒有吃，爲什晌午還不吃？豈不是贖了一次？』他道：『實在對不起諸位。白湯是給你們預備了，剛才我回家來，我妻子已經作好。誰知道我那一個五歲大的兒子見了，非吃不成，我和我妻子唯恐不夠，所以沒有教他吃，却不提防被他在裏面撒了許多尿。現在已經是不早了，不能作第二次，衆位只好包涵着點

兒。等夜飯再吃吧！」幾個短工聽了，也無他法，只得依他！晚飯的時間又來了，却還是粗米粗麵的食物，那找一星兒白丐？幾個短工說：『爲什麼又是這樣的食物？』他答道：『我說一天兩次白湯（蹄），一點也不錯，來的時候，你們沒有聽見我說「蹄呵！」的話？你們回去，當然還得蹄一次，莫非我還因爲蹄兩次水給你們加價不成？不是白蹄是什麼呢？』說得衆工人目瞪口呆，他却得了許多食物。

七，一次，有兩位同鄉（同村）正在打架，許多人解勸也解勸不開。他跑到那裏，嚷道：『咱們既然都不錯，何妨打架呢？』於是兩位打架的也笑將起來，吵嘴的事，因而消除。

流傳於徐水容城二縣。

註一，臨時僱叫人叫短工，按日算工錢。

## 兩通仙的故事

鍾敬文

一

兩通仙的妻子，罵她的丈夫不會做生意。他聽了，也不和她拌嘴。只管自己製了許多「錢述」，每個錢述，套上銅錢三枚。製好了，便在家門口擺賣起來。每個只售人家銅錢二枚。人家見了這種好買賣，——兩枚銅錢；可以購到一個套上三枚銅錢的玩藝——都擁着來和他交易，立時生意大鬧起來，真有古人所謂「臣門如市」之概。

這時，他笑微微的對他的妻子道：『你說我不會做生意，現在怎樣呢？』

他的妻子，被他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註一，錢途，陀螺也。

二

兩通仙到番薯市裏去買番薯，看了一回，對賣主道：『怎麼你們的番薯，是黏帶着泥土的？』

賣主聽了，很笑他的外行道：『番薯是生長在地下的東西，安得不黏帶着泥土？』

他笑道：『我所種的番薯，却是沒有黏帶着一點泥土的。你如不信，儘可以到我家裏看看去。』

賣主那裏肯信，便跟到他的家裏去。誰知他家裏的番薯，是高生在屋頂的，一個個倒懸着，潔白清淨，不帶半點泥土。賣主這纔服氣

的跑了出來。

原來，非是他家裏的番薯，真有以異於大眾，這乃是他預先弄好，故意用來折服賣番薯的村人的。

三

雨通仙在路上碰着一個耕田的人，他見他情狀十分忙碌，說道：『你擔田去布秧麼？』

那耕田人不禁笑了出來，說道：『這真稀奇！世間幾曾聽見有「擔田去布秧」的事？』

雨通仙不和他辯論，只默默的走開了去。過了幾天，他請了許多工人——那個農夫也在被請之列——去擔田土。田土擔到了室裏，叫

他們把牠安放在一個隙地上。這時，他便取出許多秧苗，散布在田土上。笑對着那個農夫道：『你說世間沒有「擔田去布秧」的事，現在不是你親眼看見的嗎？』

農夫這纔知他故意報復他的，只好無言的啞受着。

#### 四

雨通仙隔壁店，有一個年青的工人，平日做事很起勁。雨通仙問他爲什麼要這樣。他答道：『我們吃人家的飯，是應當如此盡職的。』

雨通仙聽了，覺得他說的話太「響亮」，便暗暗想下一計，要叫他做個行不顧言的人。幾天之後，他便問那個青年工人道：『你在你們東家店裏作工，一月薪水幾塊錢呢？』



青年人把實在的數目告訴了他。他佯驚道：「這不太少麼？你如肯過我店裏來幫忙，我可以給你多一倍的錢。」

那工人禁不起他的誘惑，不上幾天，果然辭掉了主人，過來給他打工了。雨通仙的店裏，本來是沒有什麼生意的，加以他有意要教壞他，所以他自到了他的店裏以後，十分閑逸無事。早上睡到日上三竿，方纔起身，白天還可以隨意躲在床裏去睡覺。三餐的飯菜，却又分外的豐美。如此的一天兩天，一月兩月，那個勤勞的工人，竟漸漸的變成了一個好吃懶做的少爺了。

不久，主人把他辭了出去。這時，他游惰已慣，再不能努力做工了，人家也就再沒有肯僱請他的了。

## 五

雨通仙對門店，是一家裁縫鋪，鋪裏有個裁縫匠，手藝是很出衆的。可是，他很厭惡雨通仙，雨通仙也一樣的厭惡他。所以，他有了疾病，是不肯請他醫治的，同樣的他有了新剪的衣服，也不肯去給他製作。但是，事也湊巧，一回裁縫匠患了一樁病症，非有他是不能醫好的，同時，雨通仙也要做一領很講究的衣衫，非他是不能弄得滿意的。兩家迫于無奈，便捐棄成見的交換起來了——他請他醫治，他請他裁縫。

## 六

家有個孩子，遊戲時，誤把一根麻絲繫在陽物上。陽物因痛而

腫大，醫者皆縮手無策，家人大懼，去請雨通仙。他把孩子抱過手，要將他望水缸裏丟了下去，時正隆冬，缸水甚凍，家人那裏放心，便要上去搶過來。雨通仙大聲道：『你們如果要這小孩不死，便不當來阻擋我。』

家人無法，只得由他。誰知孩子的陽物給冷水一凍，立時縮小起來。他把他抱起，將那條麻絲解去，孩子便好好的無事了。

七

有個人，平日很喜歡出游山野間，因喝了山坑裏的冷水過多，致釀成了疾病。他屢請醫生診治，終不見效。

後來，他便去請雨通仙來診視，并把從前大夫所開的方子給他

看。他看了方子，說不用再開過單頭，只須取山坑裏的水和原方泡服，自可見功。果然，食不上幾劑，他的病就告痊好了。

八

雨通仙有個外孫，種豆不得發，很爲危險，他的母親——雨通仙的女兒——怕他不能再活，日夜號哭着。雨通仙惱怒其女兒之哭聲，把外孫搶過手去，放到一個無人居住的空房裏去，把門子反鎖着，任他一個兒的睡在裏面。

明天，啓門一看時，見他已發得滿身豆子了。

原來，這是雨通仙用的一種巧醫術。因爲空房裏的蚊子很多，小孩處其中，飽受了牠的吮釘，便引起了潛伏不發的豆子來。

一個懷孕的婦人，因偶然欠伸之故，把一隻手舉起了，不能夠再放了下來。家人無法，去請雨通仙。雨通仙命他們煮幾鉢「鹹茶」，去把鄰近婦女人等，都請了過來。當人已來齊，將要喝茶的時候，雨通仙叫那個婦人走上疊在棹頂的椅子上直立着，他忽然把她的褲頭猛牽着一扯，她一慚懼，不意的把那隻手放了下來。從此，她便恢復了原狀了。

## 十

雨通仙，一天出游，在路店裏，看見一個趕長道的挑夫，剛纔坐下休息，便把角粽一個一個狼吞虎嚥的吃着。雨通仙知道他明年這時

候，必生一種疾病。因對他說道：『你明年這時候，如果害了什麼病，可托人來此處向店主求藥。』

那人何曾肯相信，只以為他說着玩笑吧了。他去後，雨通仙便叫店主把粽葉拿了一些藏起，明年他如有托人到此求藥，便可以把這個給與他。

果然，到了明年此時，他——那個挑夫——害了一場大病，醫者皆無法醫治。他在病榻裏忽想起去年雨通仙對他說的話，便叫人來這裏店主處求藥。店主便以所藏之粽葉與之。他泡水食後，竟霍然而愈了。

某家有個孕婦，產後，因流血不住，終於死去，（其實昏眩不省人事）家人急急把她殮好，叫人抬去埋葬。恰巧在路上碰着雨通仙，他見棺材的裂縫，不住的流出血液。便道：『棺材裏的人是沒有死的，你們快把她抬回去吧！』

抬棺材的人，被喊無奈，只得順從了他，倒抬了轉去，——雨通仙也跟着去，到了她的家裏，雨通仙叫家人把棺材蓋打開，那婦人果漸漸的蘇醒過來，終於復活無事。

到底，雨通仙何以曉得棺材裏的婦人是沒有死的呢？因爲人既死了，體內的血液，必然凝結起來，現在棺材裏既然有不住的血液流出，便可以知她是沒有死的了。

有幾個捉弄鬼，聽見人家說雨通仙的脈理十分精通，想試試他的本領。叫一個裝作有病，睡臥在床，請了他來診視。他看了一會，覺得他沒有什麼病，但怕是自己一時的粗忽，找不出他的病源，所以再凝神定慮，細看察下去，因此不免挨過了很長的時刻。那個人竟以久臥在床上，不得起而小便，尿水漲過了關竅。（一說，這是因為雨通仙識破了他們的鬼計，故意延宕時刻，使他這樣的）他察覺了，知道他沒有法子救。便大聲道：『這個人不能再活了！』

他們聽了，很暗笑他的『毛道』。

但是，雨通仙走了不多久，那個人終於死去了。



有個人患了重病，什麼醫生開的藥方，都醫治他不好。最後請了雨通仙去診視。他看過了，自己沒有開方子，在從前一個醫生所開的藥單的後面，添寫了『桐葉一片』四字，叫家人去弄來給他服吃。家人依命做去，病人不久果然痊好了起來。

後來，那個人的舊病再發，家人復把那個藥方，加上一片桐葉，泡了給他服吃。誰知這回却是全不見效。人家去問雨通仙這件事所以然的緣故。他道：『前回那天，恰巧是立秋日，古人云：一葉落而知秋，桐葉應時能夠墮氣，所以用之得有效果。現在既非秋天，用了牠又有什麼功能呢？』

雨通仙所做的事情，件件都是很出手的，最算倒霉的，只有這一件。

有一次，一個貧家裏的老婆子病重了，她的兩個兒子來圩裏請雨通仙去醫治。但是，雨通仙是無轎不出門的，他們又找不出請轎的錢來，只好兩兄弟充做了轎夫，抬着他出門。不意行到半途，家裏報喪的人已趕了來。兩人一聞凶訊，猛地放下轎子，狂奔痛哭而去，再不管雨通仙回去有沒有人抬轎子。他這時無可奈何，只得把轎子拆散下來——因為這是他自己的——自家一丫着『步輦』回去。

俗話說：『坐轎去，一丫轎轉。』就是講的這個故事了。

註一，「丫」，負物于肩上也。

註二，「步登」是我們這裏的土語，意即步行也。

## 一五

雨浦仙行醫，若得到「一丁又八角錢」，便要藏在家裏，把門子閉塞起來，夫妻兩人很快樂的過活着。在這種時期內，無論什麼人，和患的怎樣重症，來請他，他都是不肯去的。直到那些錢物使用完了，他纔復出來行業。如得到一點錢時，他又復把門子緊閉起來了。

他一生自始至終，都是固執着這樣的脾氣的。

註一，「一丁又八角錢」，是我們這裏的一句俗語。一丁又，一元也。

于鳳山之畔。

## 茅山涂老二

北田

十五年中元節這一天的下午，識字不多而善談吐的鄰居文英富老叔台，聽了我們底談鬼，加入道——

嚇，「生產鬼」厲害就厲害，可也怕厲害的「茅山」……。

只是如今真正有本事的茅山也少了……。

從前我們大洲上就住了一個涂老二，嚇，這近視眼，他底本事真正不差！捉狎煞人！真是沒有誰不恨他——提到他都頭痛，那婊子養的！如今已是死了二十多年了。絕了後，法術也失了傳……。

有一天，近視眼同着朋友們在外面閒走。遠遠地上來了一個女

入。一個朋友道，

「A，近視眼：總說你有本事，你能弄的那個女人立刻脫掉衣服不啦？」

「那裏？」

「喂——那不是？」

那個女人還在約莫一里外。

「那有什麼不能？——賭什麼？」

「兩斤肉。」

好，這近視眼就掙掙袖子，在路旁拔了一棵馬絡，口裏念念念，「喝！」嗤地向那個女人一掙！

哈，哈，哈！不得了呀，不得了呀！滿身都是馬蜂，毛刺兒，這

麼多，這麼多！……真沒有法兒，只有連忙脫了衣服，赤條條地向路旁塘裏跳……

近視眼吃了肉又吃了酒，醉醺醺地歸來。老婆一見他就氣的牙癢癢地罵，

『死近視眼呀，成日吃了沒事捉狎煞人，如今連自己老婆也捉狎起來啦！……』

「哦……」這近視眼，嚇，他還是慢條斯理地，「我又不知道是你。」原來他又在打算要報人家的仇。……

這婊子養的，連孩子們也討厭他。

他又偏生的嘴饞。

這一天他摸摸索索地踱到田坎上，看見幾個孩子在那兒煮毛毛豆——毛毛豆的湯真是比肉湯還要鮮，你們住在城裏是沒吃過，我小時候是吃過——嚇，這近視眼，他就巡巡繞繞不願走開。

『喂，你們煮的什麼呀？』

『死近視眼，你管！』

『呀，好孩子，問一問也不打什麼緊呀。』

『毛毛豆！』

『哦，那火得旺。你們去弄柴來添，我替你們守着，加火。』

『嚇，什麼鬼東西！不要你！』

『那大家可都吃不成呀。』

『不勞你操心！』

好，他口裏念念念，就走了。

這些孩子急的什麼似的，左看水也沒開，右看水也沒開。

『這是什麼鬼呀，火又這麼旺？』

『這是什麼鬼，這是什麼鬼！』一個孩子挖了一坨泥巴向罐子口上一搭，拿起來，連罐連豆子都向塘裏扔了。他們一直煮了幾個時辰，發了火。

這下可害的近視要命，他七天七晚不能出恭。

『不好，』他想，『這一定這些小鬼作了祟。』

他於是來找他們。

『我說，孩子呀，那天毛毛豆的味兒好不好？』

『好，好！』



『A，我是同你正經說，到底吃了沒有？』

『吃什麼？不開——搭一垛泥巴，扔到塘裏去了。』

『在那個塘裏？給我撈起來，給你四百錢。』

『先交錢。』

『可——以。』

孩子們不知道這就「對」破了他底法門，就給他撈了起來。他接來扔破了，急忙跑到茅廁裏去了。孩子們說，

『媽底，知道這樣，非要他四吊不行！』

所以他以後就不很敢惹孩子，怕他們湊巧對破。所以說：茅山也怕攪懂。

後來有一次可就倒霉啦——他就是這一次送的命！所以說做茅山的多半沒有好結局：一則因為行行爲爲太損陰德，二則愛顯本事，總會有碰着對手的日子。

大家都坐在一塊兒談天。一個人提頭道：要做些什麼玩玩才好。大家就都要涂老二做。老二說：要有的下口才做。

『吃什麼？快講。』

『這次要多。』

『講罷講罷。大家吃；歸我們大家攤，錢。』

『那麼，兩斤肉，四斤蹄子，二十四碗老酒，二十四包豆子。』

那時候肉還只八十幾文一斤；蹄子半價；老酒兩文一碗；豆子每包一文。加攏來算一算：二八一六，四四一六……統共還不到

四百文。大家說：

『好罷，你做罷。』

近視眼就叫一個人去弄了一個篾籃子來，畫畫畫，念念念地，

『你用這個去舀一籃水來，回頭煨肉。』這個人要走了，近視眼又

叫住他：

『舀了水只管走，別回頭！』

好！這個人舀了水只管走，但是後面突然有人叫住他。

『喝，老表！怎麼用籃子提水！』

這是一個木排客人，早知道大洲上涂老二底茅山法不錯，特意來

找他。

好！當下那個提水的人一回頭，水就漏了一滿身。

近視眼知道不好。趕忙跑回家裏，叫老婆端了馬桶去河干掙，『不要停手，只是掙，只是掙，掙到忽然一口狂風來了的時候，你就連馬桶馬刷一起望河裏丟，趕緊回來！』

『什麼事呀，不死的，你又？』老婆弄的莫名其妙了。

『去，去！要命啦！』

老婆沒有法，去了。他老人家就在家裏作起法來。

只掙，只掙，好不無聊。但是，一會兒果然刮起大風來了……老婆依言丟了馬桶和馬刷——却想到那把馬刷是新買的，到底撈了帶回來，瞞着近視眼。

哈，哈，哈！河裏立時大風大浪，所有的木排全沖散了，伙計也不知淹死了幾十個了——只有一根大木頭，沖到那個木排客人身邊，

他急忙爬上，救了性命。

『你沒要着我底命，』他想，『我可要你底命！』

他跑到近視眼家附近找着了一個孩子，他說，

『孩子，你去涂老二家，把他正梁上掛着的那個方紅布包兒取來，給我；我給一吊錢買東西吃。』

哈，你想是不是，近視眼坐在家裏總以為是過了的風，罷了的雨了。他做夢也沒夢到！這一天他底頭就忽然痛了起來。痛的蹊蹺，他是知道的。跑到堂前一看，不見了正梁上那紅布包兒，他魂都急掉了！

『喂喂！趕快去樓上拿下那個大號飯甌來，快！』

以後他就叫老婆打上水，把甌坐上鍋，自己坐在甌內，

『加大火，蒸！蒸七天七晚，不要斷火，不要打開看！』

『做什麼!!』

『要命要命！我頭腦裏面有一管七寸長的銅釘，得把它蒸出來。

蒸！不要斷火，不要打開看！』

那木排客人時時跑到正對近視眼家的小山上去看他安的那管釘子，却一天天見回了出來。他知道近視眼又在作法。

『嚇，真不差，本事！』

他沒法，又只好來弄輓。這一次他却找的是一個老頭子。

『就是這樣，請你去他家揭一揭飯甌就是。謝你老四吊錢買買什麼吃。……』

『那倒沒有什麼……也用不着我去動手。』這老頭子接了錢就走到近視眼家廚下，

『我說，二嫂呀，聽說你已經把你二先生蒸了有好幾天了，這是怎麼回事！嚇，虧你好忍心的蒸得下手呀！……』』

『是呀，』這老婆恍然一想。『蒸了這麼多天，不知死了沒死呢，這自作孽的！……』』

剛一揭開蓋，近視眼就從飯裏條地縱了出來！

『誰要你打開的!!!』——死了。

死了——死了就完了。關於近視眼怎樣同「生產鬼」爲難，文先生却始終沒提及……。

十五，十，七，北京。

## 鮑三老爹的故事

王鑄

一

鮑三爹從城裏來，身上負的東西，實在太重，有些累乏了。想不出脫卸的法子。正在那裏打主意，有一個賣窰貨的走來，挑了一大擔的缸，他便問道：『你的東西，可是賣的？』那人答說：『先生！這是什麼話？那有東西不賣的道理。』他說，『那麼；你怎樣賣法呢？』那人說：『我的缸是多少大錢一口。』鮑三老爹說：『我如其買你的，却不和你這樣，我們用秤來稱，有幾斤，算幾斤；好不好？』那個賣窰貨的人，心裏暗暗的發笑；這個人怕不是馱子不成？自然都滿口的答應了。他說：『你現在且挑到我家裏再說。』自己就將身上負着的東



西，一古腦兒放在他擔子上，那個人挑到了鮑三爹的家，他把東西送進去，跑出來，對賣窩貨的人說：『我要買四兩，請你敲幾塊碎片下來，好不好？』那人無法，只好自認晦氣的走了。

二

有一天，鮑三老爹肚子餓了，他就向村莊裏的人說；——原來他老人家住在鄉間——『我現在肚子有些餓的發慌，你們如果能給點東西我吃，我必然做戲法給你們瞧。』那些人聽了，都弄東西與他吃，他吃完了，就說：『做戲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你們拏桌椅板凳來！先搭個戲臺，然後我好做給你們看。』大家都一時的辦妥了，他把褲子脫下，隨着做起豎蜻蜓的姿勢來，大聲說；這叫做芍把戲。於是婦

人們都一閃的跑開了。

三

鮑三老爹，有一天和個熟識的鐵匠說：『你如能弄點東西我吃，我就講個故事你聽。』鐵匠應允了，他就開始講說他的故事：

『有一個老醬舖子，生意很好，後來一個新開的同樣的舖子，想把那邊的生意做到這邊來；就想出一個法子，如下：有人到他們那店裏去打醬油的，都添給一些醬，算格外的添頭。於是生意就馬上的闕然起來了。老店做他不過，又看了他們那樣子，心裏着實有些氣憤。有那一天，老店裏的人，就領了許多人，到那新店裏大罵一頓。並且說：你媽的貼醬，這是什麼狗生意呢？（貼與鉄匠與醬同音）』

鮑三老爹說完，鐵匠沒法子，只好讓他暗罵一頓。

四

有一回，鮑三老爹跑到一個教門人家說道：你們如能弄點東西我  
吃，我就講個故事你聽，那是一個頂好的故事，說來沒有不笑的。他  
是個說謊有名的，他們就答應他了。鮑三老爹又開始講他的故事說：  
有一個店家，端午近了，就派人出去討賬，有一家子欠了他們的  
賬，但他們却不去討。這就因了離他們鋪子很近，無論何時，都可以  
去討的。有一天，店裏的討賬員，走那條巷子裏過去了，那家子的  
人，就要請他們家去還賬，但他們却說：轉一會兒再來！門首是不  
要緊的。晚上天色暗了，討賬員從遠處回來，又走那家經過，叫門要

錢。門裏面的人，却罵道：他媽的叫門，我們正在吃飯，那有這些討賬鬼來要錢。（叫與教同音門與門同字）

那教門的人給鮑三老爹飯吃，還受人嘲罵一頓。

五

鮑三老爹路過一個人家，有一個婦人向他說：『鮑三爹！請你說個謊我聽聽。』他說：『我那有這些閒工夫，我從前面來，一個人家在捉魚，他教我去帮忙，我都未答應他。現在是吃飯的時候了，你不知道麼？』那個婦人說：『那麼鮑三爹！就請在我們家裏用飯罷；乘便，也把我的兒子和你一陣兒同去捉魚。不好麼？』他答應了，於是就把孩子交給他。他和孩子走上一個高原，站定了；他對孩子說：『我要

回去討一個提籃來，好把得着的魚，料在那兒。你在這裏等一等罷！」鮑三爹就走至那個人家，對那婦人說：『你的兒子，現在不得了！他捉住了一個大魚，但因為到底年紀還輕，所以力量也小罷！幾乎給魚滑走了。於是他就騎在魚身上，不知怎的，給魚戳在他的峇上，呵呵，現在他還躺在那兒呢。』婦人聽了，就大哭起來。他又說：『你且住哭罷！我現在將你的大門扛一扇去，好把他抬到這裏來。』於是他走了，又向那個孩子說：『你的家裏失火，屋子都燒光了。我只好把你家的大門搶一扇出來！』孩子禁不住這巨大的驚駭，也就大哭起來。那婦人趕到了，孩子哭喪着臉，婦人說：『兒呀！你怎麼還在露立哪；不怕受南風吹壞了麼？』孩子哭着說，『甚麼南風，現在已然沒有家了，還顧到這上面來嗎？』於是他們又聚在一塊兒，

哭喊起來。鮑二老爹乘這當兒，也就悄悄的跑開了。

關於鮑老三爹的故事，在我們那裏的，不下幾十則，他是一串有趣的傳說，和「九龍塘」「下貞環」這些故事的流傳，是合攏在一塊兒的，其詳當待他日我的「無爲民間文藝集」出版後，纔能知道，現在却沒有這些鈔胥的工夫了，一九二一年一月寫完後記。

## 霍貢爺的故事

趙澄觀

### 一 假打官司取笑。

知縣上任，先要拜他，不然，他就想方法，到堂上去瞎纏混鬧一吓。有一次，新知縣上任，衙役就將這情由告知了。知縣哼了一聲，說道：『我不信有這回事。』終久拜客的轎子，沒有抬到他門上，所以使他十分失望。一天，他同一位老朋友姓席的，在酒館裏喝酒，走時爭開酒錢各不相讓。很纏了半天，他突然笑道：『我們去打官司，看新太爺的斷才如何；誰贏了，誰把酒錢付了就是。』

『甚麼題目？』姓席的問。

『到那里再想！』他回答。

於是他倆就朝縣衙口走。知縣正在

問案，他倆粧做拉拉扯扯的樣子，一直跑上堂去，『伸冤！伸冤！』

『甚麼事？』知縣問。

『他在我麥地上，拉了一堆屎。』他說。

『你爲甚麼，解溲在他地上？』知縣向姓席的問。

『我倆是朋友，我拉屎在他地上，是給他添肥料。』姓席的辯白說。

『哼！添肥料，爲甚麼麥下種時不添？到成熟時反添呢？』他質問。

『屎已經拉在你的地上，叫他給你鏟了就是，這小事也來告狀，真是鬧本縣呢！』知縣神氣像發怒。

『哼！小事？不是他的屎拉在麥地上，何致惹得狗子爭屎，打起



架來，把麥子滾了一大塊，你認爲這官司該打不打呢？損失應賠不賠呢？」他又質問知縣。

『當然給你賠，賠多少？』知縣問。

『一升麥子吧！』他說。

『你照他的話賠吧！』知縣向姓席的吩示。

兩人下了堂，他笑道：『哈哈！官司我贏了，酒錢該歸我付吧。』後來知縣曉得了，深佩服他是個厲害脚色。

## 二 鄉飲正賓跟學台抗禮

有個年近七旬的張舉人，和他是同學，因爲喝醉酒在考院門上罵學台，學台動了怒，預備第二天由萬壽宮裏請出萬歲牌位，好打張舉

人的戒尺。張舉人聞信，晚上去請他想主意。他說不要緊。第二早再說。張舉人怕了一夜，第二早，又去見他。他由屋裏取出幾樣東西，一根紅頭繩，叫張舉人辮在帽辮子上，一雙紅鞋，叫穿在腳上，一枝拐杖，叫扶在手上，坐了轎子，抬到學院。當日，學院裏香案桌上，擺的萬歲牌位，氣象很是森嚴。學台昂昂地坐在太師椅上，手旁擱看三尺長的黃色戒尺，要等張舉人去。張舉人到了，學台看見這樣打扮，知道事不妙，趕緊站起來迎接，不敢說甚麼，不過把張舉人望了一下。原來他教張舉人扮做「鄉飲正賓」，把學台竟夸住了。

### 三 打水碓官司

城外有家富戶，建築了一座紙廠，離一王姓的墳地不遠，在廠上

安了一墩水碓。王姓嫌這水碓的春聲，震得他死的先人不安，遂以「妨害風水」爲詞，把這家富戶告了。

當時的縣官也是個「迷信家」，頂愛講風水，硬要叫這家富戶把水碓取了，富戶沒法，祇得去找他，給他送了一百兩銀子。他就寫了一張紙條，封好，叫富戶遞給知縣看，上面寫道：

「皇朝憲書，有安碓月日，

大清法律，無廢碓條文。」

知縣看後，遞給王姓手中，說道：

「此案「律無明文」本縣無法判斷。」

## 趙士芳的故事

峻山

趙士芳的父親，有一次受了夜寒，第二天腹中作痛，過了一會，就要拉稀。自己就對妻子說：『我要拉稀，到那個廁所好呢？要到外邊去，實在太遠，要在自己的廁所，實在不便。』他妻子說：『你就在自己廁所裏拉，又沒有外人，可是有什麼呢？再說你又是老頭子，誰還能笑話你嗎？』老頭子就答應了。這些話都被士芳聽見；士芳就走到阿嫂屋中，尋找東西，可巧看見阿嫂的褲帶。（從此計上心頭）他就偷偷的將褲帶掛在廁所的門上，手裏拿了一碗水，就在廁所中等着。一會工夫，聽見他父親來到門口，士芳就裝他阿嫂的聲音，咳嗽了幾聲，又將那水倒在坑中，裝做放尿的樣子。他父親聽見內中有

人，又看見門上掛着兒媳婦的褲帶，就知道是兒媳婦在內，無奈只得回來。一會又到門前看看，還沒走哪，心中十分着急，剛要坐下等着，說聲不好，就聽劈劈拍拍一陣響，那很多的稀屎，都拉在褲裏。這時士芳聽見拉了一褲子稀屎，就偷着跑了。老頭子手提着褲子，跑到自己屋中。對妻子說：『你到廁所裏面，看看兒媳婦怎啦，她要住在那裏吧！我只顧等她出來，等得急了，無法，祇得拉了一褲子稀屎。』於是他妻子到了廁所一看，並沒有人，喊了幾聲，也沒有人答應，就將那兩件東西拾起來，拿到兒媳婦屋裏給她看。兒媳婦說：『我剛由街上回來，還未走出屋呢！我一點也不知道。』老太婆聽了說：『你不知道，這又奇了，必是士芳這孩子幹的事，我去跟你父親說知此事。』老太婆回到屋裏，正與老頭子說知此事，士芳忽由外面

進來，見他父親也不作聲，還裝做不知道的樣子，走進屋中。他父親即將士芳的手拉住。問道：『剛才廁所的事，是你辦的不是。』士芳說：『不是。』他父親氣急了說：『不是你，我准不能屈你。』說着就打士芳，後來士芳承認了：他父親才不打了。

## 老西的故事

張源

我的家鄉距離山西不遠，他們常常下來作買賣，因此就傳出許多笑話來。

有個老西販米回家鄉後，在房裏說起「底下」經過的事來。

『在「底下」吃的吧，喝過元宵，這是我們高頭沒有的；又吃過紅蘿蔔，圓圓長長，又脆又鮮，我還到過澡塘，洗的真舒服極了。……』

他兄弟在窗下偷聽，不覺心中熱烘烘。下次去販米，他非去不可。於是他就下山來了。

他找紅蘿蔔，山下人欺騙他老不告訴他，他急了，正前走，有問

雜貨舖子，櫃台上擺着蠟燭，一見圓圓長長怪像紅蘿蔔，上去拿了一顆，就往嘴裏送，掌櫃上前攬阻。

『蠟！蠟！』

『不辣！不辣！棉當當，棉當當。』

又找賣元宵的，就討了三文，盛了一個來。捧着小碗審識了半天，不知怎麼下手。最困難的問題，平素用筷子吃飯，這樣改用小杓子，簡直難爲人不少，又怕別人笑話自己是外行。半天想出法子：把頭稍爲一仰，整個元宵，囫圇一聲吞了下去，燙得目瞪口呆，手足亂跳。

澡塘那麼好，不知在那裏。他各街訪問遍了，才得到掛大燈籠的澡塘門口。聽裏邊人聲噪雜。那個大燈籠雖過年也沒見到，心裏好不



喜歡！但不知裏邊深淺，不敢進去。停了一會，想無法子，喚吧：

『澡塘！澡塘！買三錢來！』

裏邊人聽得，知道是個外行人，不理他。他反而大叫不休。就有個人出來，道：『三錢不賣。』

『要多少？』

『進去論坐位的。』

『我祇要二錢，就在門外算了。』

沒得法子，祇得跑到後院臭水坑裏，用破碗片盛了一點拿出來。

老西接過一喝，嘔嘔亂吐，道：

『這樣難吃！難道說三個錢買不着好的麼？』

惹得觀者哄然大笑。

## 范二麻嘴的故事

張源

范二麻嘴是個童生，真名不傳。

每到吃飯時候，他就跑到隔鄰一所村塾裏去。去的太多了，先生有點厭煩，但又不好意思說什麼。他明知道他的心，就生法要報復。學生們對於他也着實有點不恭敬，使他報復心益重。

一天，他又去了，順手搬把柳圈椅躺了下去，兩雙腳搭到棹櫂上，仰臉作呆。學生們在旁邊嘻嘻哈哈笑個不了。他乘勢厲聲道：『你的學生成何體統！見了來客這樣無禮！哈哈，教書，算了吧！』立起就走。

先生受了奚落，不猶大怒起來，拉着學生一個個打了頓。都挨罷

了，先生怒也息了，學生才敢說道：

『老師，他來沒穿褲子。』

先生聽了知道他故意搗亂，教學生把他喚回來。誰知他就沒有遠走，在大門口穿上了挾帶着的褲子，候着。一聽叫，就回去。先生見了他，心恨極了，道：

『老范，你沒穿褲子！』

『豈有此理！你看！』范將大衫一擦。

先生臉紅了，又把學生打了一頓。

范二麻嘴得意的跑了。

范二麻嘴狂名很大，沒人敢請他坐館。有一年，居然拉攏了幾個

學生。

老師查學到了他的館，聽說范在教書，道：「他能教書，害人不得！」進學一看，就把他飭責了一頓。他懷恨在心，要謀對待之策。他往學裏去必經過縣衙馬號。那裏常常拴着一匹馬，旁邊就是一灘黑黃臭水。他每過時，向馬作個揖，遂從腰裏拿出棍來痛打。如此做了幾個月之久。

秋祀到了。老師於斯日早晨往縣衙請知事，衣帽很堂皇的步行而往。范二麻嘴預先在馬號前候着，見他來了，前迎幾步恭而敬之作了一揖；那馬見着大驚，在臭水灘裏亂跳躍，濺得四面八方，把老師身上弄滿了。老師明知是范二麻嘴在擺佈，可也無法子！

范二麻嘴同了許多名落孫山之後的童生回家走，到了半路上，個個提不起勁來，眼看天要黑下去，還不會趕到地點，于是大家向他

道：『麻嘴，你去借輛車，咱們坐坐不好？』

『好吧，我就去。你們候着；可是現在正收麥子，怕沒車，借幾個小驢，行不行？』

『那更好。』

他到村裏，門前老太婆們閒着沒事幹在說涼話，深深的向她們一揖，道：『我是過路的，口乾了，找盆水喝！』

人家慌忙給他汲了一桶水來，他如牛飲一般喝了幾口。喝罷，道：『我喝你們水沒有東西謝你們，打個「馬車」給你們看。』

他兩手向地打了個馬車，可是他沒穿褲子，老婆們一見如此，就叫喚起來，驚動了田間的年青男人們，拿着農具追了上來，他們不顧一切，一股氣跑了十里。

## 小壞種的故事

潘大化

某處有一個學堂，有二十幾個學生。其中有一個學生名張志強，極好淘氣。同學們給他送個綽號叫小壞種。因為他淘氣，先生常打他。他把先生恨苦了，想設法陷害先生。他們的大便所是在房後挖一個大坑，在坑傍邊釘一個本樁。若出恭時須蹲在坑邊，兩手把住木樁。這一天小壞種把木樁拔出來，寫了一個字箋（上寫張志強做的）貼在樁上。候先生要赴廁的時候，他趕緊把木樁浮插舊處。先生退去中衣兩脚踏住坑邊，用手一把木樁，連人帶樁一齊掉在屎坑。鬧了一身髒物，趕緊跳出坑來。看樁上有張志強做的字樣。一想必是那個與

張志强有仇的學生做出來，陷害他（先生）和張志强。回到屋內洗淨身上。除張志强以外，按個打了許多板子。只是沒追出誰作的來。小壞種不但把仇報了。還消遙法外。

## 二

這學堂東鄰是個米舖，掌櫃的姓楊，聽說那天先生把學生都打了，也不知爲的什麼事。有一天小壞種上這舖子買米，楊掌櫃向他問這宗事，他就向他實說了。小壞種走後。先生也上米舖去了。楊掌櫃的又把這事轉告先生。第二天先生把小壞種暴打一頓。他一想這事沒別人知道。一定是楊掌櫃的告述先生的。次日清早跑到入市，僱了三十多名苦工。對他們說：『我是某某米舖的櫃伙。我們房子已經破亂

不堪。掌櫃的想修理。財東怕費錢不願意。兩造意見不和。現在掌櫃的決定收拾，教我來僱工夫（工人）。你們到櫃上祇管上房拆瓦。我們財東出來喊叫你們也別管。反正有我們掌櫃的作主。」這些工人真就照他話跑到米舖房上拆瓦。楊掌櫃出來禁止了他們也不聽。後來櫃上人全都出來攔阻，工人們才下來說明。一找小壞種早已溜之大吉了。

### 三

米舖掌櫃的後來訪明是小壞種作的，就找他父親算賬。他父親祇得賠錢了事。可是把小壞種恨極了，要打死他。小壞種跑到他伯父家裏，給他伯父跪下，說：『小姪一時不知好歹。作了一宗錯事。我爹要打死我。咱家就有我一人，真打死了，豈不斷了香烟。請你老人家



去說個人情。你老若在我家吃飯的時候，千萬別教我爹出房，以免他打我。』他伯父聽他說得可憐，遂到他家爲他說情。他父親看老哥哥面上，也把氣消了。就留他伯父吃午飯。小壞種給他父親盛飯時，把巴豆（藥名吃了立時泄腹）放在飯內。他父親吃下去，覺肚內作祟，想出外走動。他伯父以爲要打小壞種去，趕緊扯住。他父親因屋內許多人，初時不肯說，後來覺得實不得了，才低聲說明。急速出去奔男廁所。見他兒媳的煙袋放在門口，不便進內。轉身望大門外去。小壞種站在門外，見他父親來了，大聲喊！『救命——救命——我爹要打死我。』門口站的人見他父親慌里慌張出來，信以爲真，一齊上前拉扯。鬧了一時，終究把屎鬧在褲子了。

小壞種乘他父親在門口鬧的時候，跑在村子東頭。見一瞎子走進村來。路傍有個賣鷄蛋的小販向瞎子說：『先生，這村裏出了一個小壞種。專以害人爲事。據我看你沒眼睛人不要進去。省得叫他害你。』小販說完了，挑起担子走出村去了。小壞種聽着大大生氣。找了一條近道，跑在小販前面。然後又折回來與小販對頭。離遠的時候就喊着說『前面是賣什麼的。』『是賣鷄蛋的。』小販回答說。『正好，正好，我家辦喜事，作菜把雞蛋用完了。我往前村去買。現在你有，我可少走許多路。但不知你所有的夠不夠。』小壞種說。小販說『咱們數數看。』他就把小販領到路傍一座墳塋。他叫小販用兩膀

子作一圓圈放在一塊平石上。他用手每回從担內拿五個雞蛋向石上放。數着說：「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後來雞蛋多了將石頭擺滿。他拿六個七個當五個數。小販與他爭執。他說『你若爭。我就不要了。』說罷佯常而去。弄得小販動也不敢動。後來路上有人才救了他。

## 五

小壞種跑回村中，看瞎子吹着笛在街上走。他想他必不怕我。我得傾他一下子。就隨同瞎子走到一座大廟（空廟無人住）門前。把瞎子叫住。說『先生會不會說書』。瞎子說：『會。』小壞種說：『我們老爺今天辦壽，沒有玩藝，你既會說書，就請到裏邊吧。但是老爺規矩森

嚴，不許喧嚷。所以院內許多人鴉雀無聲。你到裏邊說書而外，什麼話也別說。』『是，是。』瞎子回答說。他把瞎子領到廟內大殿上供棹傍，叫他說起書來。小壞種用小香爐，盛了一碗尿，端在棹上，低聲對瞎子說：『我看你很辛苦。把老爺上好的茶偷偷給你倒一碗來。這茶葉十幾兩銀子一斤，味道特別。你喝了不要做聲。免了教老爺知道。』瞎子信以爲真。雖然覺得不是味，只得勉強喝了，還是說書。小壞種這時已經溜出廟去了。後來有人從廟外過，聽廟裏有人說書。進來一看。問瞎子爲什麼跑空廟裏來說書。瞎子還說：『別嚷，別嚷，老爺聽着。』

小壞種由廟中出來，走到他家房後，聽他姐夫來了。正與父親談他的壞處。他想『姐夫本是客，何必干涉我事。』就使僕人把他姐夫叫出來，跪在地下。說『我爹這樣生氣，我在家也住不了。我先同你到你家住幾天，候老爺子消了氣再回來。你看如何？』他姐夫只得應允，同他回家。走在半路上，小壞種說『姐夫，聽說你要納寵，爲什麼又不辦呢？』你姐不答應，他姐夫說。『你真沒用。一個老娘們就攔住這樣事了。』『你有什麼法子呢？』婦人家就怕嚇呼。你回家與她再說這事。她若鬧時，你就假粧喝大煙。她一怕就得應允。『豈有此理。喝大煙不喝死了。』『你真是傻子。真喝還了得。你拏點紅糖，假作大煙。喝了還有什麼危險嗎？』他二人一問一答的說。他姐夫信了。到家後如法炮製。小壞種在傍說：『可了不得。別鬧了，我

姐夫喝大煙了。」他姐真害怕，也不嚷了。大家設法子救。小壞種出主意說：『沒別的法。只可叫他把煙吐出來就完了。』他姐說：『怎們叫他吐呢？』他說『惟有灌狗矢最好。』於是家人七手八腳硬給他姐夫灌狗矢。雖然他姐夫說吃的紅糖，也沒人信。只到吐了才算完事。

七

小壞種由他姐夫家回來，天已黑了。直接回到他女人房中。晚間他女人向他說了許多埋怨的話。他口中雖沒說什麼，心中暗暗不悅。次日清早就出去了。到晌午拿着半疋白布，粧作很愁的樣子，走進房中，將布往炕上一扔。他女人問，『買布作什麼？』他說：『我在街上遇見你二哥，說，你媽昨晚得急病死了。他上街來買東西，連給你送

信。我看他很忙，也沒叫他到家，隨便買了半疋布。你趕緊作孝衫。咱們好去穿孝。」她女人聽了，一面哭一面縫孝衫，做完了他女人穿上。他給她拉着驢，就向他丈人家去了。走到他丈人家村子東頭，他忽然站住。對她說：「方才你二哥說你媽雖然要死，還沒斷氣。若是沒死，你穿一身孝進門，豈不討他們厭。你騎驢在此等等，我先進去看看。若是死了，再叫人來接你。若是沒死，你把孝衫脫了進去。」他女人只得依他。他到了丈人家，向他岳母說「可不好了。你閨女瘋了。穿了一身孝，騎着驢滿地亂跑，現在向這裏來。你快去看看吧。」他岳母聽了，趕緊披上大衣，隨他出莊。他先跑在他女人面前，說「快走快走，你媽炸屍（即屍變），來趕我來了。」他女人一看，他媽真張牙舞爪趕來，嚇得回頭就跑。他岳母看閨女真穿孝騎驢亂

跑，也就信她瘋了。

於北京。



## 聰明的薛鏡

七歲的薛鏡甚是聰明而且活潑，他父親替一位宰相照管竹林。因此薛鏡很得宰相的歡喜，常時和他談話。

薛鏡到宰相府時，很多的官員皆是穿着火般紅的朝服預備上朝的，他僅穿着一件小綠襖。有的隨便說了一句：「古井的蝦蟆穿綠襖，」大胆聰明的薛鏡即刻說：「貼鍋的蝦子穿紅袍。」

朝廷很喜歡他，留在宮裏。那些宰相們因為受了薛鏡的咒罵的，總是想法子報復他。這一天便慝慝他說：「你有才氣敢將那皇桶打破一隻？」他果然照辦了。第二天早朝，天子大怒；衆臣齊聲奏道是薛鏡打的，即刻宣薛鏡進見，他匍匐在地道：「我主萬歲，一桶（統）天

下是多麼好，何必兩桶相爭呢？」朝廷很以爲然。

他們還是未遂心願，自然又設法激動他不敢打第二個，果然第二個又被打碎了。他見了朝廷道：『我主萬歲鐵打的江山萬萬年，要木的不如打個鐵的。』這次難關又過了。

他們竟不能治服一個小孩真是氣的了不得。氣憤的說『你有本事敢在龍磴上拉屙屎？』聰明的薛鏡偷用紅豆和黑糖做成屎的模樣堆在龍磴上。次日早朝，衆臣奏薛鏡違犯天條，朝廷正待發怒，靈利的他竟抓起擲在嘴裏吃了，反弄得天子及文武大臣哄堂大笑，只得以不了了之。

斯夜他乘更深人靜的時候，真的到龍磴上拉屎了；這次衆臣還說是薛鏡，他奏道：『我主萬歲，上次臣因一時的昏昧，做錯了竟致自

己吃了，臣焉敢故犯天顏？望我主明鑒。」萬歲爺一想此理不差，定是衆臣有意陷害小薛鏡無疑，便令各人都嘗一嚮。

這天萬歲爺私招薛鏡，問他爲什麼這大才氣，能說會道的。他奏道：『不特如此，若將臣的臟肺剖開拿出，用水洗刷後再放在裏邊，我主萬藏，只要叫三聲皇兒，我還可以活哩！』天子爲好奇心所衝動，竟試驗起來，及至剛叫到第二句完了，就是第三句開始的時候，正宮裏的丫頭稟道，娘娘生了太子了，這就是他的轉世。

這是十五年夏在故鄉池畔納涼的時候，聽我的一個五十餘歲的本族的哥哥所講的，照他說的絲毫未改。他滿腹中的故事惜我當時未能一一記在簿上，以後重回故鄉當再盡量收集。

世經述子開封一中一院。

## 濟公活佛的故事

顧保琛

從前，有一個富翁，建造一座大房屋，正在上樑的時候，恰巧濟公活佛走那裏經過；這一個富翁，便把濟公請進去，要他說幾句吉利的话；於是濟公便念道：

『人丁甚興旺，家出千口喪；（註一）』

妻在夫前死；（註二）子在父後亡。（註三）』

富翁聽濟公滿嘴說的都是死字，連忙就要打他；濟公急了，便叫道：

『不依次序，亂死亂死！』

據說自此以後，人類的死，便不依次序了，有了絕後代的人，也有了可憐的寡婦。

(註一)說人口的發達。

(註二)說妻應當在丈夫以前死，人世便無寡婦了。

(註三)說兒子應當在父親以後死，人世便無絕後代的人了。

## 乞丐的夢

谷万川

他是如此的窮，甚至于連套討飯吃的傢伙都置備不起了。

有一日，天氣很冷，黃昏的時候，他抱着個肩兒，無精打彩的走到一處棗樹林裏。他底肚子餓得亂叫。他打算尋死，但是，也不知怎麼，總覺得有些「依依不捨」之意。這時恰好從前邊來了一個行路的，他曉得救星到了，連忙從腰裏解下那條朽了的麻繩來，挽了個套兒，縛在樹上，將後腦殼子擱在套兒上，裝做要上吊的樣子。

那行路的人望見林內有人要上吊，想道：

『救人一命，增壽十年呀！』

急忙跑過去，把他放下來，問道：

『活的好好的，爲什麼要尋短見啊！』

『唉，』他嘆了一口氣說，『活着幹嗎？——吃不上喝不上的！』

那人勸他道：

『俗話說：「好死不如賴活着」，我看是「活着終比死嘍好」啊！』

他聞聽此言，心中愉快了許多，暗想：

『不料世界上還有這樣一個知己呢！』

便問道：

『你能幫助我折根棗樹枝子麼？』

那人一聽，挽一挽袖子，到樹上便給他折了一根下來。他謝了謝人家，二人就各自走開了。

他獨自走了一截兒，看見村邊有一個井，離井不遠，有一個拾糞

的在大路上。他忙從路旁撿了塊磚頭，走到井邊，把磚往井內一投，嚷道：

『誰也別拉我，我要跳井了！』

拾糞的一聽，驚道：

『見死不救，於心安忍？』

扔下糞筐子就跑過來，一看，見他兩腿又在井壁上，手扒住井沿，正喊：

『救人哪！救人哪！』

拾糞的一把將他拉上來，說：

『爲什麼事，竟這樣尋死覓活的？』

『唉，』他說，你有所不知，你瞧我窮得這種樣子，連個討飯的



破瓢都沒有，還有什麼活頭呀！」

說罷又做出要跳井的模樣。那人拉住他說：

『我家裏有個飯罐子，我給你吧。』

他一聽大喜，又道了謝，跟着那人家去了。吃了頓飯，又向拾糞的要了把柴火。遂拿着那飯罐子，找了座破廟住下了。

他把柴火鋪上一半，燃着一半，就烤起火來了。

肚裏不餓了，又烤了一會兒火，覺得身上很是溫暖而且舒服。便合上兩眼，迷迷糊糊地打起盹來了。正在打盹，忽聽廟外有車馬之聲，走到廟前便站住了。他想：

『這時候哪兒來的車呢？』

正在納悶，只聽門外有人說：

『姑爺保不定就在這廟裏呢！』

又有一人說：

『沒有準兒，找一找再說！』

話畢，忽見兩人手提燈籠闖進門來，見了他，齊聲說道：

『呀，姑爺果然在這裏！』

其中有一人推了他一把說：

『你算把我們害苦了！這樣冷的天氣，讓我們好找！快回去吧，老太太整哭了兩三天了！』

倆人把他拉起來就走。出了廟門，便將他推進車裏去。他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半驚半喜的上了車，工夫不大，早到家了。一入大門，只見兩邊站着許多聽差的，一個個垂手而立；黑漆的大門，被燈火一

照，閃閃放光。下了車，早有一羣老媽子把他接了進去。走到上房，只見一位老太太，鬢髮斑白，拄着拐杖，迎了出來。見了他：一把將他拉住，滿眼噙着淚花兒，說道：

『唉，你這麼大了，怎的還是孩子是的，拌兩句嘴，也值得跑出去？這麼冷的天氣，看凍的你這個樣兒！先喝杯酒，暖暖身子吧。你說說說這個，何苦呢？唉！』

立刻老媽子們便端上去的酒和肉，他喝了一陣子，覺得身上火洞洞的，熱了起來；又吃了點便飯，擦了臉，老媽子又拿出來了許多衣服。老太太說：

『瞧你穿的這衣服，多冷呀，快去換換吧。』

老媽子又領他到更衣室裏，把衣服遞給他，便出去了。他心裏的話：

『管他媽的這個那個，多穿上幾件子是正經，——回頭好逃走啊！』

越想越有理，「老和尚不識三」，挑着值錢的就穿起來了！一忽兒穿好了，回到外間屋裏，不見了老太太。忽聽得一個老媽子在門外低聲說：

『他跑，未必不是因爲不給他娶呢！』

『也許，』老太太的聲音說，『不過我說是再過個一年半載的……』

『還等什麼呢？』又一個老媽子說，『誰敢保他不再跑呀？最好是「八月十五包粽子」，（註）趁早兒辦嘍就放心啦！』

『可不是麼，歲數又不是小咧。』

『不是聽說今兒是個好日子嗎？莫妙如今兒夜裏就入洞房，何妨明兒再拜天地呢！』

老太太笑道：『也是，不過可這實在不成話咧。』

『什麼成話不成話，這倒覺得新鮮有趣呢！』另一個老媽子笑着說。

『那麼，妳們就領着他去吧，什麼禮兒不是人創的呢？』

老太太的話剛說完，一個個都壓住聲兒笑將起來，他在屋內聽着，也莫明其妙，老是作謀逃跑的法子。

工夫不大，進來了一羣老媽子，說：

『請姑爺入洞房呢！』

他一聽說「入洞房」三字，更弄得不知所以，暗想：

『什麼難爲人的事？去就去吧！』

便跟她們去了。

到了姑娘底屋裏，老媽子們把門一關就走開了。他顛顛地走進內屋，看見姑娘正在攬鏡自照，只見她面賽桃花，身似弱柳，見他去了，用手指着他，似笑似嗔的說道：

『你這小沒良心兒的，眼裏容不下個沙子，還沒怎麼就跑，跑呀，爲什麼又回來了？就不想想，你跑嘍教我怎麼着啊！』

說到這裏，她竟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了！他見了這個，也不知道什麼叫「怕」了，連忙甜言蜜語地安慰了她一番，又給她賠了許多個不是，她嗤地一聲笑了。

兩人這才寬衣解帶，手拉手兒上了床。于是妳親親我愛愛，他

一翻身兒，早到了她底身上。真個是「肉挨肉，身靠身；肚子對肚子；比臍對比臍」，猛一使勁兒，只聽：

『咯叭！』

一聲，剛討來的一個瓦罐子，還不會用過，一下兒給撲了個粉碎！只覺得渾身發冷，褲內很濕，睜眼一看，方才點的那堆火早已熄滅了。

註：「八月十五包粽子——趁歲兒！」，歲，歆早。

## 碗底的金釵

張太剛預備娶郭丁香做女人，因而找一個瞎子算算他倆的命。瞎子彈著琵琶，算道：

『我算丁香三斗二升珍珠命；

太剛你三斗三升喂豬糠，

掛在南園柳樹梢，

一風吹得淨打光。』

張太剛娶了郭丁香，十二分的恩愛；可是三年交頭，郭丁香連一個孩子都沒有生出來。

有一天，張太剛上街，經過花花二海棠的門口。花花二海棠是個



很漂亮的妓女，張太剛未娶丁香時，常到她家裏頑耍；自從娶了丁香，便不踏上她的門了。他這時碰巧被花花二海棠看見，這手挖，那手拉，拉了進去。她問道：

『張相公，你衣那弄的？』

『郭姐剪，郭姐裁，郭姐巧手做起來。』

『饞死哩！前襟長，後襟短的。』

『前襟長長好行禮，後襟短短好痾矢。』

『哎呀，有拙女人，還有巧嘴男人哩。——張相公你有幾個小孩子呢？』

『沒有一個啊。』

『郭姐娶上了幾年？』

『三年了。』

『噯呀，三年了！要是我：

走的走，爬的爬，

肚裏又發芽，

鍋門口還有一個嚼鍋巴。

你快快把她休了吧。』

花花二海棠拿出好酒，給張太剛喝，左一杯，右一杯，不久，便喝醉了。

張太剛醉醺醺的到了家，對郭丁香說：『你這不會生小孩子的東西，快快地走吧！我不要你了。』

『我太剛三斗三升珍珠命；

你丁香三斗三升喂豬糠，

掛在南園柳樹梢，

一風吹得淨打光。」

他恍惚中覺得三年前的瞎子對他是這樣說的。他憤憤的又說：

『你娘家賠的描金箱子你發去！……』

丁香說：『你饒了我吧。』張太剛說：『我不饒！』

郭丁香沒有方法，祇好把娘家賠的描金箱子，搬在破車上，哭哭啼啼的套上了一頭老牛，臨走時，她對着屋裏各樣的東西，都拜了兩拜道：『你有福跟奴走，沒福跟張郎。』拜完以後，她才爬上了破車，隨着老牛拉着亂走，這時她心中是多麼難過呵！

走一里來望一望，

捨不得張家好樓房；

走二里來望二望，

捨不得張家好衣裳。

.....

到了天晚，老牛拉着丁香在一家小茅屋的門前停了下來。丁香爬下車子，祇見一個老姆子，在裏面領線。她問道：

『老奶奶你姓什麼？』

『我姓范呵。』

『范奶奶現在天晚了，你家裏能容住一宿嗎？』

『哎喲，姑娘的身上穿得花花綠綠的，像這樣的破屋還能住嗎？』

『而且我兒子范三郎來家也不方便呵。』

『范奶奶，你老人假如沒有兒媳婦，我就做你老人的媳婦吧。』

正說話時，老姆的兒子窮鬼范三郎背着一捆山草到家了。他向丁香問道：『像姑娘這樣，難道沒有主嗎？』丁香說：『主是有的，可是他現在把我休了。』范三郎說：『得了。』他拉着丁香拜了天地，地下放些草，便是他們的牀呵。

第二天丁香從描金箱中翻出張太剛穿舊的衣服，給范三郎穿著。她端相了一會，不由得傷起心來，說：

『後襟短，好像張財主，

前襟長，還是窮鬼范三郎。』

其實當丁香說這話時，張太剛已不能僱著張財主了。

他前門休了丁香女，

後門又來花花二海棠。

花花二海棠剛走到房裏，房裏便起了火，燒得黑霧迷空，所有的東西，都成了一堆灰；花花二海棠也燒死了。張太剛從火裏穿出來拍著屁股，喊道：

『燒得好來燒得好，

燒去草房蓋瓦房；

家後還有八仙缸。』

他等火熄了，拿着鋤跑到家後刨八仙缸了。

八仙缸來八仙缸，

越刨越叮噹！

結果刨出來一個討飯罐子。張太剛心裏十二分的懊惱，家裏連一

粒米都沒有，祇好提着討飯罐子去要飯呵。你們想一想，張太剛的八仙缸怎麼就不見了呢？原來郭丁香是活財星，八仙缸原是跟她來的，現在又跟她走了。

張太剛在外鄉要了多年的飯，有一天要到窮鬼范三郎的莊上。范三郎因爲有了活財星的女人，早已發了大財，家裏的元寶也不知多少。張太剛向門旁一倚，喊道：『爹爹，奶奶，給碗飯吃吃罷。』郭丁香坐在廚房裏，向他端相了一會，端相來，端相去，好像張太剛一樣；最明顯的是他身上穿着一件前襟長，後襟短的破大褂子，這件大褂子，還是她自己親手弄成的。她心裏十二分的感動，盛了一碗米乾飯給他。張太剛吃完米乾飯，發現碗底有一根金釵，拿起來，向丁香說：

『大娘，你不是我爺，不是我娘，爲何金釵盃底藏？』

丁香憤憤的答道：『瞎你娘眼，向你前妻叫大娘！』

他抬頭仔細看，認得她的確是他前妻郭丁香，羞得入地無門，抱着頭向鍋底鑽去。郭丁香跑到跟前緊緊的拉住，左手僅拉下了一條腿，（這條腿便做了後人的揩灰筯。）右手僅拉下一塊的破衲頭：（這塊衲頭便做了後人的揩桌布。）她深深的覺得對不住張太剛，跑到家後，縱身一跳，跳到灰塘裏。

他們的靈魂飄到了天上，天老爺可憐他們，因而封張太剛爲竈王，封郭丁香爲貓七姑娘。

我最初疑此傳說，係根據于民衆唱本張郎休妻而講述的，後讀陳百峴從民間來中的張大郎休妻，取唱本與之對照，其韻語無有相



同者。我請求母親將兒時聽過的竈王的故事，講述一遍，內中的韻語與唱本亦不相同。母親說從前人講這故事，唱的地方很多，她大半已經忘記；此篇所記的，僅是母親記得的幾句。我想古代的傳說有被編爲小戲的，有被編爲口頭上的鼓兒詞的，有被編爲唱本的；這三種往往歌唱中帶有說白，說白中帶有歌唱。此篇與陳百峴的張大郎休妻既不根據于民衆唱本，自由小戲或口頭上的鼓兒詞流傳下來的；從民間來中的螳螂哥哥與吾鄉花花小蛇郎都是同樣的例子。故事中韻語的轉變，自然與歌謠的轉變，具有同樣的理由。

## 呆女婿故事

清水

一

呆子取回老婆，已有二三年了。一次，契娘（岳母）叫他去轉門（訪岳母），他因不懂儀節，有些害怕。她因與自己的面子有關，乃教他幾句套語道：

——你去作客，稱人家的阿哥爲『令兄』，弟弟爲『令弟』，媽媽爲『令堂』，爸爸爲『令尊』。餘類推。

他聽懂了，異常歡喜，以爲和人家談話，無論說的是人是物，都要帶個尊稱的『令』字。

到了轉門的日子，他穿上簇新的衣裳，坐着轎到契娘家去。契娘

在門前候着，旁邊立着要看『新客』（第一次探契娘，叫做『做新客』）的，也有許多人。下轎後，他向契娘作揖道：

——令契娘，一向好嗎？

——我倒好，你呢？

——我也好，契娘，你的令屋非常華麗喲！

——呵呵，你進客廳去吧，我有事不能陪你。

契娘忍着的叫他進去，兩旁的人都大笑起來。

他不以為意，闊步的到客廳去，口裏念道：

——呵呵，這個令客廳多麼寬大整潔！

飲茶時，他對妻舅道：

令茶杯很白淨光潔，令茶很清香。

——唔。

——你家的令檯，令櫈也很光滑。令地面用什麼方法，鋪得這麼平坦，且有四方格？

——唔，呵呀！

——令猪子會大麼？令牛姆生了小牛沒有？

——唔。

飯後，他想到屋背去玩耍。

——令契娘，我要到你令屋背去玩耍！

契娘知他是呆子，無法開導，乃漫應道：

——你只管去！

他在屋背閒耍，瞪着眼的向四面看。樹上恰好有只麻雀在樹

枝上跳上跳下，吱吱啁啁的唱。他覺得好玩，走前樹下去仰望。不提防，麻雀疴了一點屎，正落在他的頭上，他慌忙的跑回去告訴契娘道：

——令契娘！我剛才走上你的令背戶去，恰碰着令樹上立着個令麻雀，疴點令屎，跌落我的令頭子，煩你令手子，用令杓倒盆令水給我洗令頭子。

契娘聽他呆到如此田地，千令萬令的令人難耐，發火道：

——令，令，令……令什麼？令開去，不要再在我家令了。  
他慌忙的跑回家去。老婆知道了，氣得要死。

（註）翁源人稱陽物爲「令」，故女人尤其是聽着害羞。

契爺（岳父）生日，她叫他買斤豬肉去賀壽，并吩咐道：

——這是很明白的，我父親住的是新屋，門前一口塘，他是老年人，有鬍子了。你走到那裏去，見到有鬍子的，便可以走前去作揖，將豬肉送給他。

他不住的點頭說：

——記得了，記得了，照着幹去就是。

他擎着豬肉盛意的到契爺家去賀壽，走到門前，碰到一個自外邊來手挽着糞簍，以挾豬屎爲業的老頭子，他以爲是契爺，行前去拱手作揖道：

——契爺！恭賀你，『福如東海年年在，壽比南山日日新。』……

——唔。

——這塊豬肉不成意思的把來敬奉你。

——唔，謝謝你。

挾豬屎的見四周無人，藏着走了。呆子也轉身回家去。她問道：  
——辦妥了麼？

——幹妥了。虧你誇口你父親豪富，誰知竟是個衣服襤褸在門前  
戶後攬糞簷挾豬屎的老頭子？

——誰說的？

——我剛在門口碰到他，和他道賀，并把豬肉送給他，怎的不知

道？

——鬼！你遇見鬼！我父親家財千萬，住的新屋，得大福，怎的肯去挾豬屎！呆子！瞎眼睛的！你遇錯了人，豬肉已被橫手拿去，現在該怎樣辦？呸！……

——不怕，我認得他，我現在追上去取回來罷了。

由你去鬼混

他慌忙的跑去追趕，趕到門前，那個挾豬屎的已不見了。這時塘畔上立着兩個赤裸裸的拏網下塘捕魚的人（他們是父子）。他看了一會兒，拏着老頭子就打，一拳拳的搥下去，搥得老頭兒號呼求救：

——豈有此理，白天無緣無故的打人！

——你偷了我的豬肉，還是在詐生詐死的不肯承認！

——誰偷你的豬肉？



——你以為把鬍子掛下去，我便不認得你麼？好，搥死你！

——冤屈，冤屈！痛極，痛極！

鬧得太凶了，契爺走出來調和，問起情由，笑得合不攏嘴來。圍觀的人，也一個個的笑到腸斷。

三

岳父的孫子死了，老婆叫他去吊唁，并吩咐道：

——你走去時，只消這樣說。『那是沒法，死生有命，哭也哭不活。……嫂嫂還後生，轉頭養個長命子，愉娛你老人家便算了。』敢包你不致掉臉。

他非常的歡喜，笑迷迷的道：

——就是這幾句嗎？多麼容易學會喲！哈，哈哈！

——且緩笑！須把言詞記清楚才行。認真，認真把牠記住，不要漏字，不要記錯。

——是，是。

他到岳家去，見面之後，相互搭訕着。

——怎的□□一病就不會好了？

——呵，呵；風水薄吧。……

——你老別傷心吧！死者死了，哭也哭不回來。這是□□的命該如此，「死生有命」，我們老百姓有什麼方法去抵抗？

——但是，想想過去，現在，境况變化，觸景生情，總使我不能不哭！

——嫂嫂還年輕，轉頭養個「償命子」戲弄你罷了。哭是無用的。  
——放你娘的屁！你怎敢說我媳再養償命子來戲弄我！滾，滾你的蛋！

岳父惱得拍檯蹬地，連鬍子都活翹起來。他嚇得抽身就走，跑回家裏去了。

#### 四

呆子生了兒子，她叫他到娘家去奉神檯，他去了一遭，契娘送了許多米酒給他。回來時，她對他道：

——你懂得做飯麼？

——不懂。

——看到水起老蟹眼，快要沸時，就可以倒下米去。等一會兒飯就熟了。就是這麼簡單的幾句話，懂得麼？懂了不少不妨去試一下。

懂得，懂得！好，我去試試看。

他走到外邊去閒逛，見上坵田流到下坵田的水，激成無數的小波沫，滾滾的轉動。他以爲是做飯的適當時候，忙跑回去挈米倒下。等了一陣，對她道：

——飯快熟了，快些挈飯檯給我。……

——你在什麼地方做飯？

——在田缺頭。

——死佬！那裏。冷水，滿是泥沙，如何可以做飯？

——那不是起老蟹眼的沸水麼？你叫我如此。

——我叫你在鍋釜上做飯，誰叫你到田間去！

——你沒有說清！

註 飯桶，木器，盛飯之具。

田鉄頭，即來水處，又謂之「水鉄頭」。

鍋，金屬，煮飯之具。

## 五

呆子生了兒子，有一個好事者告訴他道，生子猪姆狗姆要咬人，  
孿子雞姆要啄人，生子牛姆要鬥人，同樣生子女人也要咬人。是以女  
人生產，爲丈夫的要避開，以防被咬傷。

他信以爲真。老婆叫他送飯去吃時，他拏到門口便飛跑了。她覺

得好笑，問道：

——你不知我是「做月」麼？如何送飯不行近些來？我若能出去，又何必叫你？

——因為你「做月」，我才不敢到你跟前。

——怕什麼？

——你要咬人！

——誰說的？

——生子豬，狗，牛都要咬人，誰敢說你不會咬人？

——難道人也是豬狗麼？呆子！笨蠢到死的癡佬，老是這麼的做事氣煞人！

——□□對我說的。

——口口叫你去吃屎下水，你去不去？蠢到死，老是受人家的愚弄還不知道！

——呵，呵。……

引得兩旁偷看的人，一個個笑到氣絕腸斷。他却啞口無言，臉紅紅的溜走了。

註「做月」，即生產，俗謂產婦怕風；一月之內，不出房門，飲食由人過送。

## 呆女婿的故事

丁雲臺

從前有一個人，獸頭獸腦，一點世故物理都不懂得。有一天，他的妻子對他說道：

『明天是中秋節，你今天送些糯米屑和藕給你家丈人家去。』

他妻子把糯米屑和藕都拿出來了。他一見不認得是什麼東西，便問他妻子說：

『這是什麼東西？我何以不認得的哇？』

他妻子捧他道：

怎末，痴化膿！這東西你還不認得麼？你記好了，這就是糯米屑，這就是煮過的藕。你丈人問你，你就這樣說。



他聽了很誠心的諗了幾遍，後來一面走路，一面諗着，走到半路要撒尿，放下担子撒尿，那知尿撒好了，這兩個名字忘掉了。坐下來慢慢的想，想來想去，終想不到。他抓一把米屑來細細的看着，那知忽然一陣大風，把米屑吹掉，他一看在天空中飛揚的屑粉，心中大喜，叫道：

『這不是文人飛嗎？好了，就叫他文人飛好了。』  
他又拿藕出手細細看了一看，再和脚膀比比，很像脚膀，心中大喜，又叫道：

『呵！這就叫做大脚膀呀！』

他得了這兩個名詞，一路諗到他的丈人家，他的舅子老婆出來迎接，她問他道：

『姐夫挑的是什麼？』

他答：『妹妹！我家奶奶說明天是八月半，教我送一點父父父飛和大脚膀給你家過節的。』

他的舅子老婆一看，原來是糯米屑和煮藕，一路笑着，告訴她的婆婆，他適在外面聽見了，知道自己說錯了，于是又記好真名。隔了一霎時，他的丈母來了，問他剛才送的什麼東西，他說道：

『我家奶奶，叫我送些糯米屑和煮藕給你家過節的。』

他的丈母聽他說得不錯。回去一面罵她的媳婦說是非，一面和她的媳婦做餛飩。她的媳婦惱了，以爲他是戲弄她。她做好了餛飩，送給她的姐夫吃。他吃了幾口，十分的好吃，但不知叫做什麼，適他的舅子老婆送餛飩，他問她道：『這叫什麼？』

她因爲惱他，現在他又問這馱話，心裏好笑，但她終板着臉，不和他說話。

他見他不睬，就儘是問她。她被問急了，罵道：

『你家媽的尿。』

他接着說道：『你家媽的尿我不要吃了，我要些尿湯喝喝。』

## 巧對的故事

丁雲臺

一

從前有一個書生，他的生活很浪漫。一天，他在路上看見一個很齊整的女郎，手裏拿了許多蘭花，經過他的旁邊，他攔住了，向她要花。女郎因為適採了不多，心裏不捨得給他，再三說明原因，請求放了，他終不允。後來女郎被他迫了沒法，心生一計，向他說道：

『你要花，我可以給你，但是我出一付對，你若對着了，才給你呢。』

他很歡喜的說道：『可以，很好。』

女郎說道：

『提籃檻外採蘭花，爲藍衣人攔住。』

書生想了多時，額上的汗淋漓的流出來，但想不出來，最後終于被他想出。很得意的說道：

「執筆壁問題壁月，遭碧霄女逼成。」

于是女郎給他了蘭花，他很歡喜底去了。

二

從前有一個私塾先生，以教書糊口。

有一天，他出去有事去了，他的學生大家都不讀書，做他們的遊戲。隔了一些時候，他回來了，看見有一個學生正在地上挖洞，他就大叫道：

「頑學生挖地洞。」

學生應聲而答道：

「窮先生捉蟲子。」

三

從前有一個人家姑嫂兩個，他們平時感情很好，時常開玩笑。

一天，姑娘坐在門口看漢書，嫂嫂打從外面進來，看見她在看漢書，對她取笑道：

「姑娘看書心思漢。」

姑娘被她這一說，很難爲情，並且給他討了一個便宜，心上很不舒服，很想報服，但沒有機會。一天，太陽很厲害，適巧嫂嫂到外面

去，用手遮了太陽。姑娘一見，心喜機會到了，也向她取笑說：  
『嫂嫂怕日手遮陰。』

## 女子何故要嫁人

張源

老黃在外做生意，時常聽人說，女人嫁男人完全爲了房事。他總有點疑惑，於是打定主意，回家去試試。

他到了家。天一晚走進自己房裏，對燈獨坐，故意表示出極憂愁慚愧的樣子。

妻進了房來，看着他不喜歡，問道：『孩爹，幾年不回來，怎麼到家就不喜歡呢？』

不答，深深歎惜幾聲。

妻又道：『這二年生意還好吧。我時常惦念你呵！你看咱們的小孩多麼好！』



映出幾顆淚來。

妻又道：『你有什麼不如意事，說說，真真是！唉！』

他搖頭，歎息，小聲道：『不能說！不能說！』

妻強問。他愈不說，妻愈急得什麼似的。

『我對你不起呀！』裝着淚了。

『有什麼，你竟說啦，咱們抓髻夫妻有何不可明說！』

『唉，事到今天，不說也不行啦，實說吧，在大地方幹了幾年生意，朋友們也多了，不由自主的被他們拉到「門裏」走走，誰知不謹慎，得了病，唉；不說！不說！』

她一驚，半天才問道：『怎樣？說！』

『得病很重，唉，竟把「那」害掉了！』

她聽罷，一聲不響，抱着孩子，往一邊睡去了，可不知會否合眼。他呢，鼾聲如雷入夢了。

天色一亮，她起來，頭不梳，腳不裹，兩目哭的牛蛋大般，奔回娘家去了。見了娘，哭哭啼啼，貓貓虎虎說了一遍，氣得丈母直瞪眼咬牙，柺棍搗地。丈母又祕密轉告丈人，又惹得丈人嘔息不已。

老黃慢慢起來後，大約妻已說完話了，沒事人似的向丈母家去。進門時，丈母和她坐着補褲，丈人在一邊收拾鋤頭。沒人理他。于是，他面紅耳赤的道：『叫她回吧！』

丈人氣憤憤的道：『沒說你們年輕人，在外胡來！』又轉過臉向自己女兒，『那說什麼，回吧！』

丈母呢，在一旁含淚搖頭歎惜道：『那沒法，那沒法！』

妻含了淚，祇得跟他回家，可是一路上沒說一句話。

晚間，妻又睡在那頭，他故意也到那頭睡。「那東西」用頭繩向屁股後拉住。妻雖怪生氣，不意地手要偷偷摸摸，果然光光的，什麼也沒有了，心內益悲憤，哭起來了！

他反故意談起家常來。妻那裏肯答他。問問，打了多少糧食，小孩淘氣不淘氣，又是明天洗衣服吧，閒時磨些豆腐吃吧，東東西西，自家在說。

他情不自禁了，「那東西」陡然勃發，「砰」聲將頭繩拉斷，打着妻的屁股頭。她一感着，猛然轉過身來，緊緊抱着丈夫，口裏不住的唱道：

「三石麥，

兩石穀，

咱家小孩也不哭，

明天給你洗衣裳，

後天給你磨豆腐。」

過了幾天，她喜歡歡的去到娘家，說明了一切，自然，丈母丈人也都喜歡了。

他隨後趕去了，進了門，丈母即上前迎接，笑喜的道：『你們年青人，玩吧，那有那樣玩法！』

大家都捫不住嘴笑。

## 黃呆二夫妻的故事

黃呆二生下來足就跛了。他父母雖是窮光蛋，也不能不節省自己的食糧以養大他。到十八歲的時候，還不懂一些人情世務，只曉在門前門後拋石子，做泥屋。做到困怠之時，就渾渾噩噩的呆坐着，至日落西山，他還不知有沒有喫了午飯呢？他父母見了他這種情形，十分悲傷，覺得自己百年後，他那裏能夠養活呢？

倆老商議的結果，就帶他去學竹篾，以後生活問題，才有解決，並且將他小時定着的媳婦帶了回來。媳婦已有十七歲了，可以幫理家務，且望呆子因夫妻的關係，可以變成精神些。誰知帶回來，不獨不能充當助手，反見礙手礙脚，真是『有其公必有其婆』，天下佳人只是

對着才子的，並無呆子對着佳人的。當呆二初次同房的時候，實在不知其中神祕，一進房門，手足就戰戰兢兢，若無所措，後經她喊了一句：『你來了，』他才略爲放心。他實在不敢進去，無奈他的母親強帶他進去。他解衣上牀以後，仍守着以前的習慣，一夜在牀上爬爬搔搔，或點了燭火，在牀上玩弄石子，尋找雜物，竟一夜不眠。至若夫婦間之愛情，完全沒有一些。他的婦人不堪其苦，且因她春情已動，所以屢屢勸他好好的睡覺，他總是不聽。翌晚，他婦人就發了怒，早就閉了房門，不要他進來。後來他的母親靜言勸告他，告知他一切的動作，又帶他到他婦人房內，到房門口，拍了幾下門，仍是閉門不納。後來他母親用嚴厲的聲調，再叫了幾句『快開門，快開門，卽刻……』她才在牀上應了一句：『他很呆蠢，我不要他。』呆二答道，

『我今晚不呆了，請你開門罷。』又過了一刻她才起牀來開門。他進去後，就照他母親交代的話做去，果然很爽快，很有興。他倆最先雖不知此中趣味，然被發覺以後，就不免狂叫起來。翌晨，呆二就將此事告知他的堂兄，說『昨夜真好，確是好，不是騙你，今晚讓你去探嘗罷。』他堂兄耳熱不答。呆二還繼續喃喃道，『如此好，如此好，……』早餐的時候，呆二的婦人也忽然想及昨夜淋漓顛倒的趣味，忍不住告訴他的婆婆道，『昨夜哥哥（即呆二）上牀來，不久就牽開我的褲頭』。她的婆婆怒目止之，她仍繼續說：『又將兩腳坎住我，』婆婆罵道，『死賊麻，（即沒有用的婦人）不要聲，不要聲，……』罵後她又說：『且射一陣尿來，使我悚悚不已。』此時旁人正多，其婆婆不禁滴了幾陣淚來，自忖自己的命運這樣的不辛，竟生了這樣呆的跛子，娶

到的媳婦又是同樣的愚蠢。自此以後，倆老日見衰弱，憂鬱而死了。



## 調媳的故事

陳絳仙

一

某地方一家子，老頭子和三個兒子。三個兒子都娶了媳婦，老頭子現在却是鰥居。

乃郎們因爲衣食問題，都在外面做生意，老頭子就同三房媳婦勾搭去了，打得火一般熱。

有一天大郎回家，鄰舍們就把「老變死」（罵老頭子）如何無理，偷偷的告訴了他。他氣得了不得，立誓要報此仇。

這夜他偷偷的爬進了後牆躲在廚房裏面，媳婦們的房都在樓上，他看見老頭子鬼鬼崇崇的來了，從廚房裏走出，後簷頭有一隻乾水缸

但見缸中填滿了薯糠（穀的粗殼），老頭子就從薯糠缸上爬上屋頂，樓門是開着，他就爬了進去。

太郎看了，怒不可遏，也照樣爬上屋子。這時窗門已閉，房子裏也點了燈，光線從壁縫裏透出來。他就把眼湊在窗門的亮縫裏，靜看裏面人的動靜。

只見裏面燈光點得別亮，老頭子脫得赤條條地把三個青年媳婦，也是一絲不掛擁抱在一起。他看了，心中又好氣又好笑。

少時大媳婦向老頭子獻媚道：『爺爺！你覺得同你快活的時候，我的風味怎樣？』

老頭子笑着點頭道：『你最好最好，「鳩肉打凍」（鳩是爛的意思）二媳婦也問道：『爺爺！那末我的如何？』』

老頭子笑道：「你……還好還好，「白糖醮糕」。

三媳婦道：「爺爺！我的呢？」

老頭子哼着鼻子道：「你……退位來，退位來，（比較不好的意思）「沙魚炒菜心」。」說罷，四個人一起手牽手的擁到牀上去了。

大郎還聽了一息，只有吱吱格格的笑聲，連忙爬了下來，找了個奮斗，把礮糠搬到別處，再打水來，滿貯了一缸，水面仍擺些礮糠，冒看看，一點也看不出來，安排停當，他仍爬過牆頭去了。

當夜老頭子樂極回來，一脚踏了浮糠，「卜，龍，東，」翻在水窖裏，可憐撞傷了卵袋，一癱一拐的摸索到自己的房間裏脫了溼衣，放倒頭躺在牀上。

第二天，大郎回來，他還沒有起來，大郎問道：「爺爺！你生的

什麼病？如此沉重！往常沒有這樣病。』

老頭子說不出來，他道：『我也不曉得是生什麼病，你替我去瞎子店裏卜個課罷！恐怕是犯了什麼煞，或者有陰人在其間作害。』

大郎心想這種毛病，瞎子如何卜得出來，去外面胡混了半天，跑回家來對老頭子說道：『我課卜了來了。』

老頭子道：『瞎子先生怎樣說法呢？』

大郎道：『瞎子說：公暍（偷的意思）媳婦，一脚跌落空缸，卵黃（卵丸）碰傷，暍之活撞。』

老頭子嚇得目定口呆，說不出話來。

又有一個老頭子，也是同媳婦有花樣的。

一天他把兒子叫到面前道：『家裏的牛，好幾天不去放青了，在家裏坐吃，太費草料，你牽到曠野地方，揀好草地去放罷。』

兒子聽了，心中很不高興，因為他曾聽到別人說起過，他的父親要爬灰的，今天這個差使，一定有點蹊蹺（奇怪），他把牛馬馬虎虎的牽到野外去拴在樹上面，自己趕緊跑回來看他的動靜。

果然，他躡到他媳婦的房門口，裏面已經上門了，生怕父親老羞成怒，不敢敲門，從門縫裏張進去，張見父親和自己妻子，雙雙赤着身子，擁抱在一起，肉熱烈地顫動着。

只見老頭子隻手，東摸西摸的在她光滑的身子上面，忽而他摩弄着她粉團似的乳房問道：『我的囡囡這個是什麼？』

她嬌腔的答道：「爺爺！咳！這個是肉高山，你難道也不知道麼？」

老頭子順勢掄下去，搭在她的肚皮上面問道：「這個呢？」

她道：「這是退落平陽。」

老頭子又摸下去，只見兩腿間夾着滿是蓬蓬鬆鬆的細毛，真茂盛滑溜，黑得有趣。老頭子道：「這又是什麼呢？」

她道：「這麼？叫油水嫩茅草。」

老頭子又探着下面的東西問道：「這個東西爲何凹進去？」

她道：「因爲這是萬丈深潭，」說罷二人一起手挽手的到牀上行樂去了。

兒子沒法奈何，又去外面鬼混了一番，再回家來，只見他父親已坐在屋裏。他走了上去，老頭子開口問道：「你回來了，牛呢？」

他道：『我放在肉高山上面。』

老頭子錯聽了，以爲是石高山，着急道：『高山嗎？牛不留神豈不是要跌死的？』

他坦然答道：『不要緊，退落就是平陽。』

老頭子知道漏了風，又問道：『雖然如此，恐怕沒有好草。』

他道：『有！有！好多的油水嫩茅草。』

老頭子道：『可是牛口燥時，何處去飲水？』

他道：『這個！也不用愁，好在下面就是萬丈深潭。』

老頭子聽了，說不出話來，心想這祕密事，他從何處探聽到的。

## 壁孔遇刺

李歐

這大概是先天的緣故，呆子到底是呆子，無論怎樣教訓也不中用。話說從前某處有一個呆子，也有老婆。起初，呆子不曉得幹那種快樂的事，後來被她教會了，他覺得很快樂。自那一回以後，他常常想和她幹事；無論在什麼地方都去要求她，也不覺得羞恥，却把她給人羞得難堪極了。一天，她在礮間裏頭礮穀，他又去要求她；她覺得很不高興，於是指着壁上的一個大孔道：『那個不是一樣嗎？』呆子就相信她，硬把陽器塞入那個孔內；不提防孔內原來有一個蜂子，蜂子着了慌，把他的陽器刺了一下；呆子不禁痛哭起來，並且心裏很恨她。

到了晚上，他雖然和她共床睡覺，却不再幹事了。她忍不住，一



定要他來幹；兩人爭執一會。後來她曉得了他不願幹的原因在於壁孔裏的蜂給他的打擊，要求她要先把她底陰器給他看過了才幹，於是就允許他的要求。他手裏拿着一盒火柴；她把褲子脫開，獻出陰器。他拿了火柴火，忙低下頭去看，忽然看見一個紫色的東西——陰核——站在外面，他以爲又是蜂子，就把火柴火去燒，說：

『可惡的東西，又想起翼了，幸得我手快，不然我的『阿二哥』（陽器）又要受你底毒了……』』

## 教書先生的故事

林遷逸

某姓設有一個私塾，請一個塾師，專教自己家族的子弟的。訂明年薪分四季領支；但是每季領薪時，要出一個問題，答得對就照數付清；惟答案要根據於四書的。

某甲本來熟讀經書的，決意應該塾之聘請。自一季二季……四  
個問題通通都答不對，自己貼了伙食，白教了一年書，嗒然沮喪而回！  
第二年某甲之弟某乙，又應該塾之關聘，想洗滌他的哥哥的恥辱！  
時光過得真快，忽然又到暮春領薪的時候了。

『「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是雄牛還是雌牛呢？』某姓東主向某乙很得意的問。

『王見之』——之諧厝（陰戶）——那不是雌牛麼。『某乙很快的衝口而出對答道。』

春季的薪水被某乙領到了。

夏季的問題是：『梁襄王是梁惠王的第幾個兒子呢？』

『長子死焉』。當然是次子』。這一個問題又給某乙答得不錯。

夏季的薪水，又領得清清楚楚。

駒光如駛，又到暮秋天氣了。

『孔子七十二賢，有幾個既娶與未娶的呢？』東主出了這個問題問道。

某乙不慌不忙的說：『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五六』得三十，是三十個既娶妻子的；『六七』四十二，是四十二個童子未娶妻

的，」某乙直捷了當答得不錯。

秋季的薪水又領到了。

到了冬季，又出一個問題：「康子餽藥」，是藥丸哪，還是藥散？」  
「鄉人饑」——饑搓音相近，作搓之使圓講——可見是藥丸就無疑的了。」某乙對答說。

這一季和以上三季，通通答得沒些兒錯，薪水也領得分文不欠，得意洋洋地回到家裏。

某乙果然能夠替他的哥哥爭氣，就一五一十將四個答案告訴他的哥哥。他的哥哥說：「啊！原來就是這樣！」

## 一個商人的故事

他是一個能幹的人，他的商業知識也很豐富，但是有點驕傲的脾氣。

有某處的一個財主——即富人——拿出本錢和他經商。他遂成了一個領本的掌櫃的了。他對於經商有研究，所以做的買賣，是越做越大，真有一日千里之勢。

有一天東家來到舖子裏和他談天，談到買賣的興盛，他倆個高興極了。夥計夥計，他忽然喊着說，『幹什麼？掌櫃的。』供他使役的一個小夥計，連忙答道。『你看看我衣服裏面有什麼，怎麼這樣不舒服呢？』他說，於是他脫下衣服來，小夥計竭盡目力的一看，找着一根

頭髮，教他不舒服的就是牠了。小夥計把頭髮拋掉，他再把衣服穿上就覺着舒服了。

東家看了這種情形，就有點不耐，以爲他太驕傲了，所以決意的把他辭掉。

他本來是一個窮人，家裏不大寬裕，把差使掉了以後，回到自己家中就得從事于農了。

這商店裏自從他走了以後，請的經理對於經商沒有什麼研究，所以買賣不大興盛，到了年終結帳就賠了些錢。東家知道賠了錢，心裏就不高興，以爲其他的經理沒有才幹，就有再請他當經理的意思。

驚蟄過了，地裏的春凍也融化了，一般的農人們都要從事於農了。他以家貧故，沒有錢雇長工，地裏的活就得自己作了。他肩了壞

頭——即木樵，破土塊用的——往地裏丫丫去了，這天的天氣倒不錯，春風習習，吹面不寒，可愛的太陽溫暖的使人欲眠。他本是初次工作的，加上工作的時候也大了，身上覺着有點疲倦，不免要休息休息。他疲倦極了，被太陽晒的直個發暈，所以不知不覺的，就躺在地上睡着了。

『喂，先生，醒一醒罷！』一個站在他的身旁喊着說。原來這個人是商店的夥計，奉東家之命，前來請他哩。

『誰呀？』他的睡眠還未全開，打了一個舒伸說。

『我來請你哩』，夥計說。

『原來是你呀！請我幹什麼？』他拭了眼，坐起來說。

夥計就把東家的意思詳述了一遍，并說了些對不住的話，他就允

許了。

『當初你在舖子裏的時候，身上有根頭髮就覺不舒服，現在你在這土塊地裏能夠睡着麼？』夥計笑着問他說。

『人是到那裏說那裏，俗說：到山燒柴，遇水脫鞋。你忘了麼？』他說。



## 神也替有錢的人說話

韓得珉

一個長工整日作工，覺得太辛苦了——鄉下自然是不行八小時制，尤其是夏天那麼長的天，也是一樣勞苦終日——沒法子想只得去求告住在古廟裏的大殿裏那位萬能的泥塑的爺爺；在每天午飯後就跑去跪到地下祝道：

光黑別明，光下別晴，大小給一個病，別教送了命；甜湯，麵葉，喝個十二半月，

他主人見他每天午飯後，總要去到那廟裏一次，覺得形跡可疑，在這一天的午飯後主人就先跑到廟裏，躲在神像的後邊；看他的夥計弄些什麼把戲，那長工到了，照例的跪下禱告一遍，

主人聽完了開口道：

不黑光明，下了就晴。得病就死，甜湯麵葉喝不成！

長工聽了爬起就跑，跑回到屋裏，定了定神自言自語說：俗這道『人護有錢的，狗咬提籃的』。沒想到牠老人家也替有錢的說話！

註「別」王音，是不要的變音。

## 一個舉人的故事

倪異三

前清有一個舉人，忘其姓名。他在秀才的時候，家裏窮無立錫之地，三餐沒有下飯物，常到隣家去討些鹹菜『醃菜』充數。人家見他是個窮光蛋，畏他如虎，都說：『我們的鹹菜還未開甕啦。』好像大家的鹹菜甕都用鐵鎖鎖住的樣子。

一天，他想要赴場考舉，就向豬屠賒了許多豬肉和別的東西，約明即午還價。回家之後，就把這些東西煮炒起來，擺設好一桌酒席，請隣家的人來喝月蘭『註』酒，誰知大家怕出錢，都不敢到。

日午了，豬屠店主收賬來了，看見桌上的酒菜還整件的陳列着，心裏想：人家不肯喝他月蘭酒，那裏來的錢可還賬呢？不如做一回好

人罷。因問道：『你需要多少錢？』問後如數拿給他，是午暢飲而別。不多時，他中舉錦衣榮歸了。大家都悔當時不應月蘭會的舉動了。

他這次的功名，都是店主的恩惠，所以在店主門口，演了一臺好劇，且以許多金銀來答謝他的鴻恩。

演劇那天，人山人海，他就捧了一盤銀圓，到大庭廣衆對人家說：『如果說得出人家最怕的東西，這銀就賞給他！』於是有的說：『老虎人家最怕！』『蛇人家最怕！』『獅人家最怕！』舉人聽了，都說『不對！不對！』最後豬屠店主說：『人家最怕的是窮鬼！』舉人大喜，把銀賞給他。

舉人想着從前討鹹菜的事。就叫鐵匠打了許多鎖匙，每家分一枝

給他；人家問他的緣故，他說：『給你們開鹹菜羹！』

一天，他暗聽得人家說：『中了舉人，連請鄰家一次酒都沒有！』他就在晚上，走到浮橋上大便，污了下邊的船。舟子知道了，叫了許多同業，一同追打。後來知道是舉人爺，大家都害怕起來。衆舟子派了一個人，前來道歉。結果每只船，給他罰酒席一桌，一共二三十桌。請得通鄉含笑。他說：『如果吃不痛快！我再大便一次。』

(註) 潮俗貧家要用銀，就備酒席，邀鄰家喝酒，鄰家就將銀借給他，每月開席一次，輪轉派還一人，至各人本銀收清才止。這就叫月蘭會。

## 三斤狗

張景儉

從前有個很窮的農夫，四壁蕭然，貧無立錐之地，僅靠租田耕種以養活妻子。恰巧水旱頻仍，收成不豐，有時連田租還不能出，挨餓挨餓，妻啼子哭，那是當然的了。有一次，他的襤褸被和日用的爛釜鍋，都被隔鄰黃老虎搶去了。——因為他欠了黃老虎許多債。那時，他淚漣漣的叩頭乞免。惡狠狠的財奴——黃老虎那裏肯聽？并且拍桌大罵道：

『該死的奴才！你拖欠了我的錢，還有何說？你是老瘦骯髒的「三斤狗」，還不如乞丐，不值得我憐恤的！……』黃老虎盛怒之下，踢了老農兩腳，又繼續說下去了。

『三斤狗，不要囉嗦了！否則，連你的兒子阿大，你的老妻，你的一切，我都要了！……看……看你又有甚麼法！呵！不知死活的三斤狗！呵！你媽的！……』

老農夫唬得面如土色，呆若木雞的許久說不出一句話來。黃老虎悻悻的走了。阿大聽說黃老虎要捉他，便逃了出去。老農夫，踏遍各村，總找不到阿大的蹤跡，便嗒然喪氣，回家夫妻相抱大哭一場。自是之後，他益爲人所輕蔑污弄，個個都叫他三斤狗了。他聽慣了，承認三斤狗爲他的正名了。

時間過得很快，轉瞬又二十年了。

有一天，他二十年前逃出去的兒子返鄉了。阿大聲勢赫赫，坐着八人抬的大轎，扈從執事，鑼鼓喧天的鬧到家門來了。原來，阿大趕

出去時，遇了個富翁，看他一貌非凡，詢明來歷，可憐起來，帶回家中，教阿大和他的兒子一起讀書。阿大聰明過人，功名遂意，現已中了狀元回來了。

阿大中了狀元回來之後，築樓造屋，衣錦食肉，已甲於鄉里了。老農夫是新狀元的父親了，聲勢煊耀，從前欺凌他罵他踢他的人們——自然黃老虎也在內——現已一變而為逢迎他，阿媚他的人，個個尊之若神聖，叫他做『三伯』『三伯公』了。

他的生辰來了，黃老虎等想博他的歡心，買了許多酒肉去拜壽。當黃老虎恭恭敬敬的拜他時候，他也下座來拜黃老虎了。他說：

『黃財主，不敢當！請起來！三斤狗不敢領受你們的拜壽呵！我的阿大，若不是受你的賜（往日事），怎有今日呢！……黃財主，



請起來！我還欠着你許多錢沒有還呢！沒有還債的三斤狗，都可領受你的叩頭拜壽麼？……黃財主，起來吧，我着實不敢領受！你不要我還債，而且叫我做『三伯』『三伯公』，我忽地裏大了（加重）二百九十七斤，滿身笨腫，已使我不敢當了，怎敢……怎敢再受你的叩頭呢！呵……呵……呵……！』

這麼的話，在老農夫雖或出之至誠，可是在黃老虎聽來，却句句都是冷刺的笑罵，譏諷難當的話兒，益感不安，面紅耳赤的，叩頭愈恭。不知磕了十幾頭，才敢起來。

拜壽之後慚愧萬分的辭出。老農夫堅留晏餐，并親自酌酒敬奉，這真是令黃老虎如坐針氈的難過。餐後，拜辭，老農夫又親自送行，握手而別。走出門，黃老虎搏動很利害的心，才慚慚的平息。不禁喃

喃的念道：

『從前過奚落他了！他雖然窮困，究也是我們的同類，何必要那樣凌虐他呢？……呵！慚愧！……現在，他大富大貴了，而又不挾仇不挾怨的誠懇待我，這真所謂「君子不念舊惡」？呵！他是仁慈的老翁！呵！我是無恥的小人！慚愧！萬分慚愧！……』

于廣州

## 神醫葉天士

(一)先生真是神醫

葉天士是吳門的名醫，當時有『仙手』之稱。無論什麼樣特別，厲害，疑難的疾病，一經他醫治，馬上就好。藥到病除，活人無算！所以在那時的葉天士是遠近聞名，家喻戶曉的。相傳曾經有一位，到他那里去就醫，看看到底他的本領如何。天士按了他的脈象道：『文脈調和，非仙卽妖，——你難道不是凡人嗎？』仙人摸摸葉天士的鬍子道：『好好，你先生真是神醫了！』說罷自顧去了。後來葉天士的鬍子，被仙人捋過的一部分，都慢慢的轉白爲黑了。

(二) 砒霜當藥醫

某次，葉天士正巧出去了，有人到他家裏討藥，葉天士的妻子問他害的是什麼病。來人說是肚子痛，她以為不是大病，隨便給他倒了一些藥粉。誰知太大意了，誤把砒霜給人家了。後來葉天士回來了，問起今天有沒有什麼人來看病。她便把剛才有人來討治肚子痛的藥的情形，前後說了一遍。天士問她給的是什麼藥，是什麼地方取的；他妻子都一一如實告訴他了。天士急得跳了起來道：『這還了得！你把砒霜給人家了！』不久便有人來鼓門，天士疑心是死人家來要求償命了，嚇得手足無措。誰知來人却是來面謝天士的，說道：『葉先生的藥，真正靈妙，病人一吃下去，立刻拉了許多活的小蜈蚣，肚子也不

痛了；現在要想再請葉先生去看一看，開個方子，調理調理，諒來不久總可以復原了。」天士這才放了心。原來病人吃了雞肉上的蜈蚣子，所以肚子裏不舒服了。治這種病以用砒霜爲最有效，此外是沒有什麼藥可以救治的。因爲這件事情，天士還做了一首詩：

家有不賢妻，

砒霜當藥醫；

乘我十年運，

有病速來醫。

(三)肉老鼠

有一天午刻，葉天士正在吃飯，忽然闖進來了一個皮黃骨瘦的少年，跑得滿頭是汗，連聲嚷着救命。天士放下筷子問他是什麼病，有

多久了。那人道：『我害的是腹痛病，已經有兩個多月了；前前後後不知服了多少藥了，可是一點不發生效力，至今仍是痛得厲害，今天可更耐不住了，肚子裏似乎有什麼東西在亂碰亂撞，還聽得出好像有老鼠叫的聲音。我不知是做了什麼惡事要害這樣的怪病？』天士替他診了脈，鄭重的對他道：『你這病要是再耽誤七天便無救了！因爲到那時候那個叫的東西就要咬破肚皮爬出來了。你這種病非常離奇，我也不敢亂用藥。現在你只有權且住宿在我這裏，整天的讀我那些藥本上的藥名，一個個的都須朗聲讀出，當誦讀的時候，你更得留心你肚子裏有沒有什麼動靜，有沒有什麼聲音；假若你讀到某一種藥名的時候，肚子裏不撞也不叫了，你就趕快來告訴我，那就是你惟一的救星了。』少年照着天士的辦法，一連續了三天藥書，肚子裏仍然亂撞

亂叫，他心裏萬分着急，總以為自己的病是不可救藥了；誰料藥書快讀完了，正讀到某一味藥，肚子裏頓時不覺得撞也聽不見聲響了，讀過之後却又亂叫亂撞了；少年把那一味藥名又重讀了一次，肚子裏又靜寂了。他知道有異，馬上去告訴天士，天士就把少年所指的藥煎給他吃，吃了藥一會兒功夫，突然一隻四五寸長的肉老鼠打少年嘴裏跳出來，從此不但肚子不痛，反覺神清氣爽了。

(四) 捧心胎

某次葉天士去訪朋友，傭婦端茶出來，天士見她腹大如鼓，快要生產了，就自言自語道：『可憐這個女人到臨產的時候是沒有命了！』傭婦知道天士是指自己說的，趕緊跪下去懇求他救命。天士搖

搖頭道：『這可沒有法子想！』傭婦不肯起來，再三哀求；天士不禁動了火氣；傭婦自忖無望，只得站起來走了，不料走不幾步，天士拿起茶杯來用力一摔，砸得粉碎，事出意外，傭婦大驚失色；天士厲聲道：『把這些碎磁拾起來！』傭婦不敢違拗，戰戰兢兢的拾起來了。于是天士滿面笑容的道：『好了，現在不要緊了，你的病我替你治好了。』原來那傭婦懷的孕叫做捧心胎，臨盆時是要連心臟一同產下來的；天士摔茶杯時吃了一驚，心臟便吊了起來，後來拾碎磁的時候又僵傻了半天，她肚子裏的胎兒的兩隻手，已經因為受震動而脫離心臟了。

(五)靈心妙手



呂純陽祖師妬恨葉天士的盛名，特意在天士的對門，也設了一個診所，可是自早至晚，凡是來就醫的都擁擠在天士的門口，呂純陽的診所彷彿是一座冷廟，呂純陽雖然不免惱怒，但也無可奈何。碰巧某天街上抬過一個死人，後面跟着幾個女人，放聲大哭。呂純陽看見了，便攔住他們道：『你們哭些什麼？這個人陽壽未滿，還可以救得活呢！』那些人疑信參半，正猶豫間，呂純陽又道：『你們若是不信，不妨請葉天士來和我一同診治。』於是他們把天士去邀請來了。呂純陽先問道：『這個死人你能夠救活他嗎？』天士一想，人死了怎麼能夠復活呢，此中一定別有緣故，就信口答道：『倘使你能夠，我必定也能夠。』呂純陽笑道：『好，既然如此，你我各醫半個好不好？』天士道：『就這麼辦，你先看上半身，我後看下半身。』呂純陽便從懷中

摸出一個葫蘆，傾了一點藥，用溫水調和了，倒進死人的嘴裏，不多功夫，只聽見死人肚子裏一陣亂響，慢慢的坐起來了，可是下半身却冰冷堅硬的挺着不動。天士暗忖，此人能起死回生，必是仙家無疑，遂到家裏取了一些平常的藥料，假意問呂純陽遺：『你看我這藥料好不好？』說着隨手把藥料放在呂純陽的手裏，呂純陽一看，不禁冷笑道：『好的好的！』天士就把這藥叫那人吞下去了，也只有一忽兒功夫，那人便站起身來，行動自如了。呂純陽也覺得稀奇，不免納悶。其實這不過是天士的急智，他拿平常的藥料，過了呂純陽的仙手，自然也和仙丹無異了。後來呂純陽悟到這個道理，向天士笑道：『你真是靈心妙手！』

## 醜女牛虻

唐末福建永福有一個醜女叫做牛虻，長得非常難看，年已三十，還不見有人來說媒。她的父母也不喜歡她，就把她縛在厝脊上曬人乾，不但這樣，還常常罵她只會吃，不會做，牛虻聽到父母咒她，心中覺得不安，就請她父母買些苧麻竹竿，白天在厝脊上搓麻線，黑夜在房中削竹做罟獲，（罟獲是捕鳥獸用的，這是牛虻自出心裁的創作，沒有師承的。）賣了錢貼給父母，自以為這樣便不致坐食了。本來大家是不曉得牛虻的，後來因為她有罟獲出售，所以遠近的人都來購買了；可是他們一看見她坐在屋頂上，又長着一副怪樣子，十個有九個都嚇得逃走了。

那時近鄉鬧鬼，白晝現形，夜中嚇人，弄得家宅不安；不過自從牛虻一登上屋脊之後，所有的鬼怪都斂形匿跡，不敢再出來作祟了。因此就有人描畫牛虻的形像掛在家裏避邪。正好有一個姓黃的水客，永福人，到福州徐得興店裏去配貨，他身邊也帶着牛虻的圖像，拿貨單的時候一起拿出來了。店夥看見了疑心是鬼，問他帶這個東西做什麼用。水客告訴他們道，『你們說她像鬼，還不知道她是一個青春閨女呢！』店夥不相信，問道：『這是那一家的閨女，長得這般醜？』——那麼你畫她又有什麼用處呢？』水客道：『說來話長呢！今天要配貨，改天再談吧。』店夥却道：『不行，不說不給你配貨，告訴我們才讓你配貨呢。』沒有法子，水客只好把牛虻的身世詳詳盡盡的告訴他們了。大家聽了不禁笑道：『這真是奇事了，這樣醜陋的女鬼，還會

有人去娶她嗎？」當時徐得興却別有見解，他道：「常人都是肉眼，所以都看不起她；若是遇見一個有識見的人，一定會求之不得呢！」他的朋友百均笑道：「倘使中你老兄的意，就煩這位水客去做媒何如？」得興說：「好！只怕財禮菲薄，人家不願受聘，現在不妨就拿二百兩銀子作爲聘金，只要一個人，妝奩一些不要！」百均道：「那麼就請這位水客做媒，可將廿兩銀子爲酬。」水客推說現在沒有空，等下回再談。得興却等不及了道：「要做今天就帶銀子去說，再一耽誤恐怕要被別人聘去了。你廿兩銀子不能到手是小事，我終身沒有妻房怎麼可以呢？」水客問道：「不要說笑，你真要想娶這個醜女嗎？」得興鄭重的道：「當真要娶她！」于是百均大笑道：「你這個寶貝，非愚必癩，枉費財禮謝金，你娶了這個醜女來有什麼用呢？」得興道：「若要娶好

看的，老早就娶了，何必挨到今天？須知女子的美貌，徒然虛有其表，要求德性好，可真不容易！」百均問他這個女子有什麼美德。得興道：『坐在屋頂，不畏風雨日曝勇也；日夜造作以奉父母，孝也；爲人勞作而不怠，信也；無師傅授創製器獲，智也；代人驅邪退鬼，仁也！具此五德，貌雖醜，心不醜矣；戰國齊宣王納醜女爲后，亦惟取德；帝王猶不嫌醜女，聘爲國后，何況庶人之家！』百均被他這一番大道理講得箝口無言。

於是百均和水客一同趕回永福，看見牛虻坐在屋頂搓線，外貌果是怕人。他們就進投見她的父親吳長生，說明來意，却忘了提及財禮，長生老夫妻聽了，不勝大喜。等到黃昏，牛虻下來了，她父母把剛才有人來說親的事情告訴她了。牛虻道：『若有二百兩銀子財

禮，就應許他們，還要本人親來對看，假如相貌不佳，我可不能嫁！」

長生夫妻哭道：「這樣不自量，要人家這許多財禮！也不自己去照照鏡子，偏愛挑別人家！」牛虻却有道有理的駁道：「屋縱使漏，怎麼肯賤賣呢？對方看了，才不致後悔呢！」她說罷又走進房裏，關起門戶，自己作工去了。長生無可奈何，只好把他女兒的話照實轉述給水客和百均聽。水客笑道：「人家不嫌她，她倒嫌起人家來了！」於是媒人當夜趕回福州，陪了本人一同來對看；看了許久許久，牛虻進去對她父親說：「六禮要全，三才可免；只須做一個像我一樣的來補這個缺，才能來迎娶我。」得興喜出望外，便在隣近瓦窰中定燒了一隻泥貓，牛虻把牠放在屋脊上，不久六禮也送來了。鄉下人都互相稱異，怎麼這種醜女也有大商戶來娶她爲妻呢？又看見屋脊上有泥貓補缺制

煞，戚族鄉友，紛紛前來道賀。吉期一到，金鼓花轎來迎接新人，熱鬧非常。牛虻打扮齊整了上轎，到福州和得興完成花燭。牛虻確是賢惠，夫婦敬愛；妯娌和好。自此得興家中，科甲不斷，都是牛虻的功勞。至今福州人的厝脊上都有一個泥貓；女子到了相當的年齡還沒有出嫁，人家都要咒她『壓厝脊，』便是這個來歷。



## 取鷓鴣

沈楚卿

在一株大樹上有一個鳥巢，樹下來了幾位傻子，他們計劃着要捉巢裏的鳥雛。但因樹身過大，枝幹又高，爬不上去。討論一回，一位傻子獻計道：我們用一根繩子扔過樹枝，兩端垂下來，一端拴住一個人，一端由幾個人來扯上去，不是很便當麼？

衆人聽計，都拍掌贊說：

『是是，好妙計！』

把繩子掛好，由這位獻計的傻子，伸長脖子套入繩圈內，一聲動員，他們便用力把他扯到半天高。他的氣管忽被繩子勒住，透不出氣來，忙用兩手亂搖亂拍。扯繩子的以爲他是報告巢裏有五隻鳥雛，却

把繩子加倍扯緊，并爭說：

『我要頭胎的！我要頭胎的！』

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巢中鳥因樹身搖動，散飛出來，那些扯繩子的在下面看見，把手一鬆，分頭趕去，這位吊在半天的英雄就這樣直墜下來。

流傳於廣東三水。

## 三樣寶貝都姓宋了

從前有一個人，他有三樣東西，那三樣東西在他的心裏是最愛重而且最以爲寶貴的；一樣東西是安置在他家客堂門外的庭心裏的一隻藍缸裏的一羣金魚，一樣是掛在他客堂內近窗的一隻竹絲做的鳥籠裏的一隻山百哥，還一樣是一隻最靈敏乖巧的黃毛的小猴子。

那個人是很喜歡打獵的，當他吃好了早飯的時候，他就帶了獵鎗走到鄉野打獵去了。快吃夜飯的時候，他就拿了打着的東西回到家裏，這時，他立即放下了獵具，一隻手提了鳥籠，和那山百哥白話，一方面又和那隻猴子鬥吵，一方面他還不住地看那藍缸裏的金魚，或者把食料散下去看牠們搖着身肚，凸着眼睛，泛着尾巴，張着嘴爭着

吃那食料，他天天在家裏的時候，就和牠們這般玩着的。他快活得笑了。

有一天，當那個人提了鎗，走出了門口之後的時候，那猿子就很熟練地把缸裏的金魚一個一個撈了起來，又把牠們的白而大的肚皮用了剪刀剖開了，牠又把牠們在水裏洗了一下，于是牠又把牠們一個一個撐在竹竿上，拿到後園裏把牠們吊起了而曬着；牠是想曬魚乾吃呵！因爲在前天牠曾經看見家主母買了許多鯉魚這樣殺，又這樣曬，曬乾了又很快活地燒了吃的，牠們的滋味很不差哩！現在牠眼看見缸裏有這麼許多壯大可愛的魚，牠想，何不也來曬曬魚乾吃呢！于是牠就學了這樣地做了。你道牠乖不乖呢？

在吃夜飯的時候，那個主人回家來了。他正走在庭心裏想望望那缸裏的金魚的時候，他失望了，缸裏一條金魚都不見了呢！他就忿怒

得很，他問家裏的人說，有沒有看見有人把牠們偷去了，或是被貓兒吃掉了？

在籠裏跳着的百哥，牠是親眼看見那猿子所做的好事的，這時，牠就很撒嬌地獻媚着主人捲着牠的短短的舌頭說道：『是猿子把缸裏的金魚殺掉的，是猿子把缸裏的金魚撐在竹竿上曬在後花園裏呢！』

那主人走到後園裏一望，果然有許多大大小小的金魚，連串地撐在竹竿上曬着哩！于是他就把那隻猿子敲罵了一頓。

猿子受了這一頓主人的打罵的痛楚之後，牠就對於那隻嚙舌的百哥痛恨入骨了。他想：『有機會，我一定要對那隻狡毒的百哥報仇的！』當主人不在的時候，牠就把那隻百哥從籠裏拖了出來咬死了。

後來主人回來了，他看見階石上有一隻空的破籠子丟着，一隻百哥歪歪地倒在一邊，頭已經咬破了，羽毛上染着血的污跡。這一望而知又是猿子的好事。于是他帶了不可壓止的盛怒，拿起了鎗柄，把這猿子很很地打了一記（下），那猿子不能再動彈了，牠是死了。

好哩！他底三樣寶貨都姓了宋哩（！意思就是「送掉了」。）

流傳于江蘇，奉賢。